四庫全書薈要·乾隆御览本

经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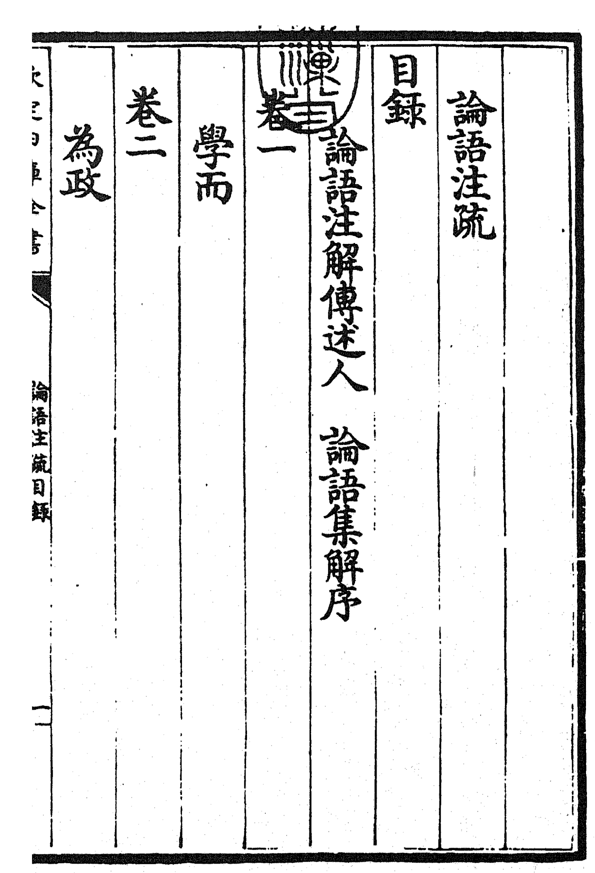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

經部

論語注疏　傳述人　集解序　卷一　二



詳校官主事銜臣徐以坤



論語注疏

目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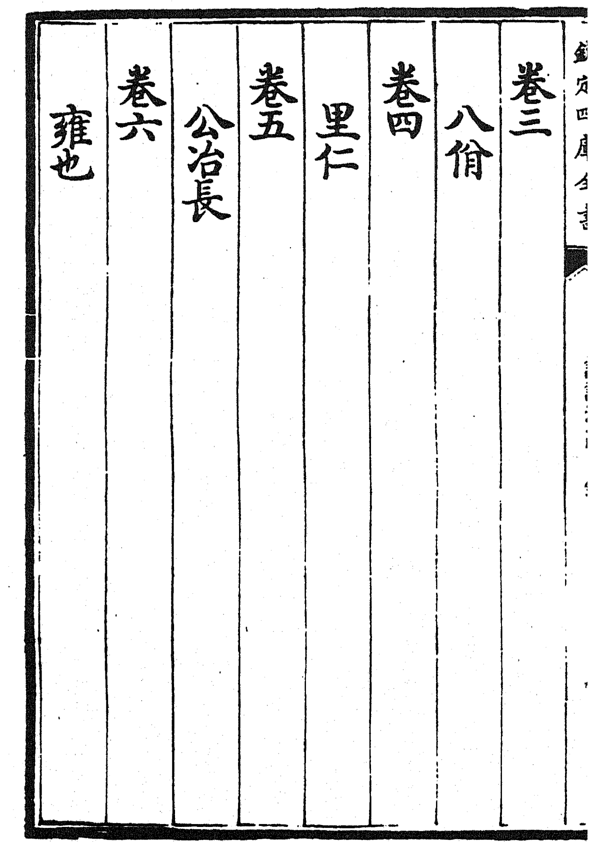
論語注解傳述人　論語集解序

卷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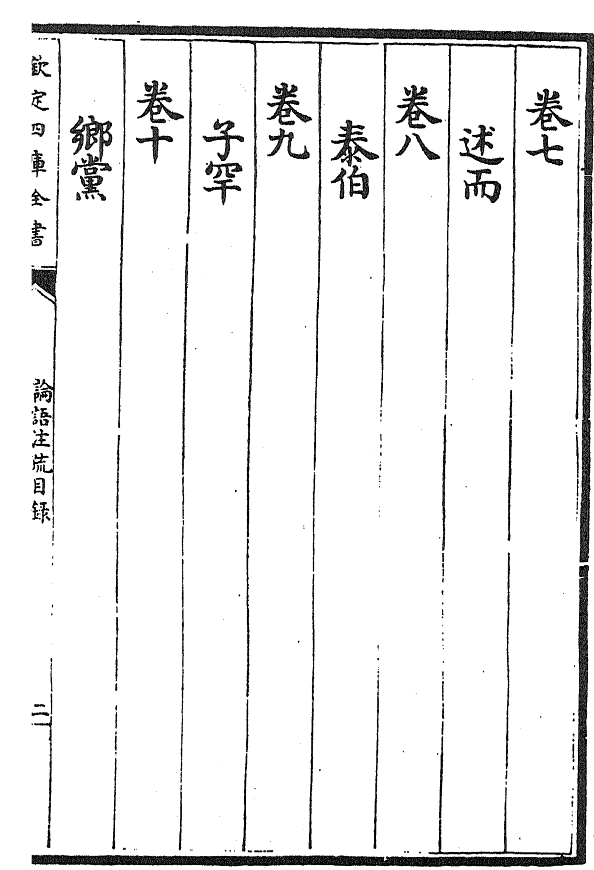
學而

卷二

為政



卷三
八佾
卷四
里仁
卷五
公冶長
卷六
雍也



卷七

述而

卷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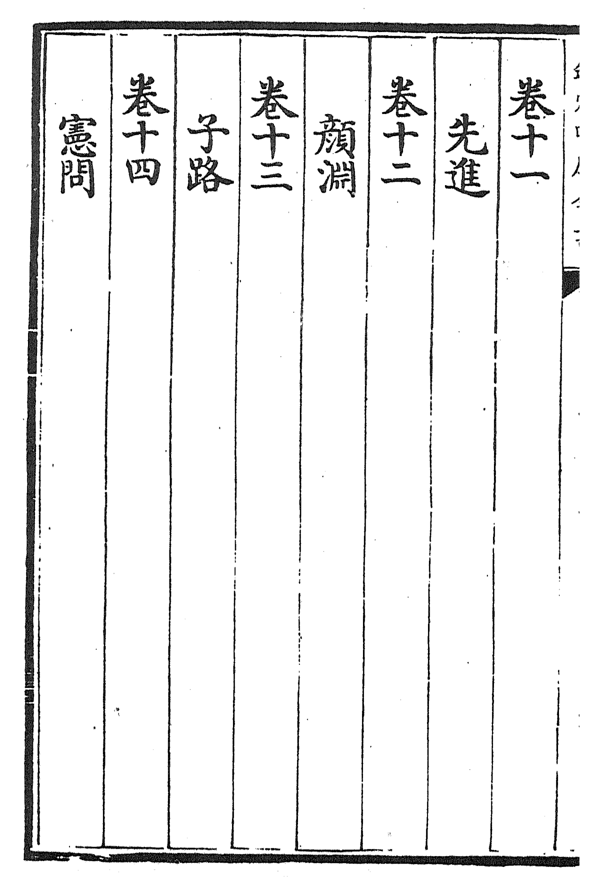
泰伯

卷九

子罕

卷十

鄉黨



卷十一

先進

卷十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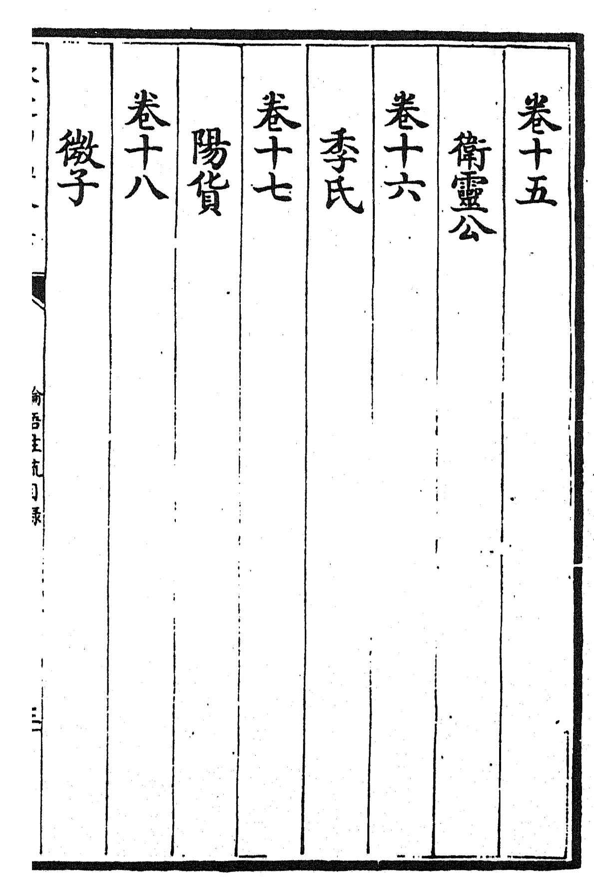
顏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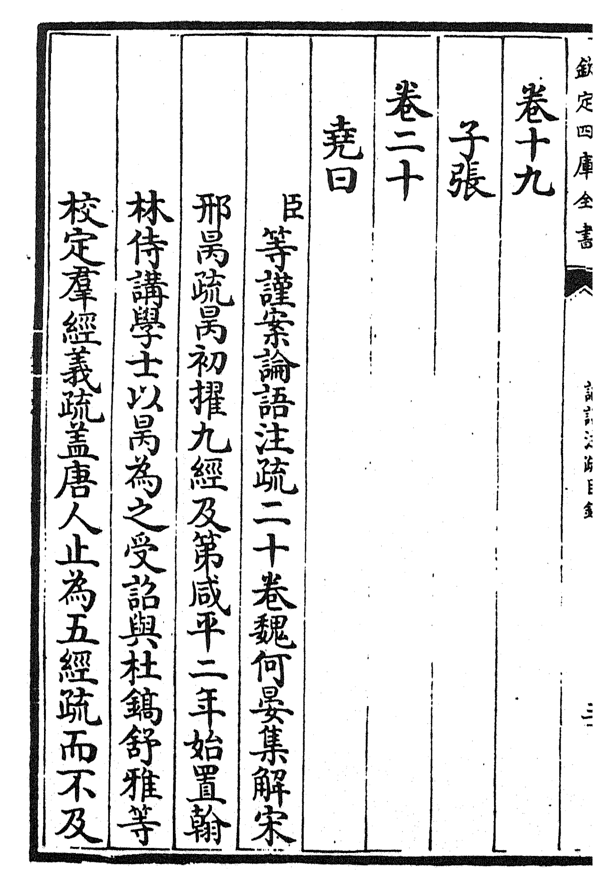
卷十三

子路

卷十四

憲問


卷十五
衛靈公
卷十六
季氏
卷十七
陽貨
卷十八
微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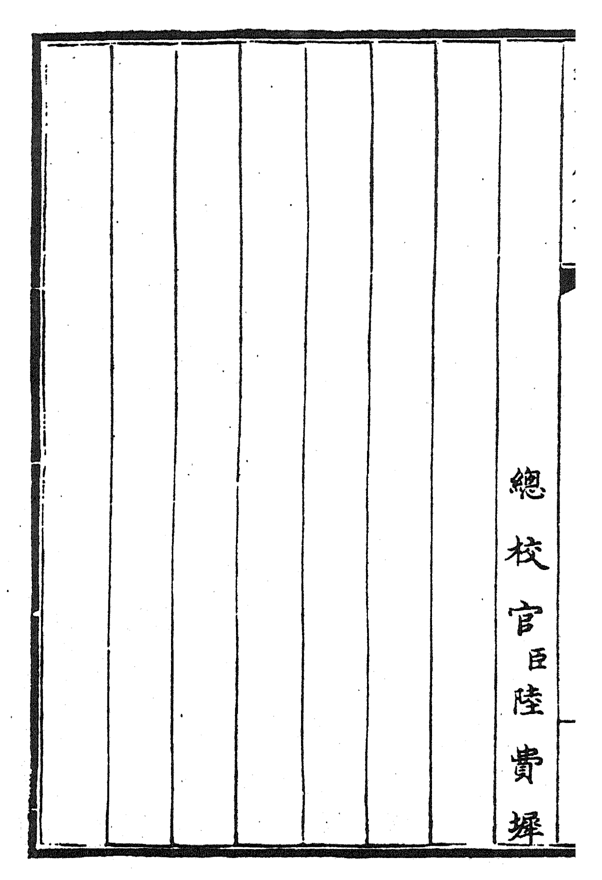


卷十九
子張
卷二十
堯曰

臣等謹案論語注疏二十卷魏何晏集解宋邢昺疏昺初擢九經及第咸平二年始置翰林侍講學士以昺為之受詔與杜鎬舒雅等校定羣經義疏蓋唐人止為五經疏而不及

孝經論語至是始成之晏所採孔安國而下
凡若干家皆古訓㫚復因皇侃所采諸儒之
說為之疏於章句訓詁名器事物之際詳矣
朱子集註出義理更為精深亦實始基於此
自謂凡見於注疏者不復更詳是也舊刻不
載陸氏釋文今本補入乾隆四十年十月恭
校上

總纂官臣紀昀臣陸錫熊臣孫士毅



總校官臣陸費墀

論語注解傳述人

唐　陸德明　録

論語者孔子應答弟子及時人所言或弟子相與言而接聞於夫子之語也當時弟子各有所記夫子既終微言已絶弟子恐離居已後各生異見而聖言永滅故相與論撰因輯時賢及古明王之語合成一法謂之論語鄭康成云仲弓子夏等所撰定漢興傳者則有三家魯論語者魯人所傳即今所行篇次是也

常山都尉龔奮長信少府夏侯勝丞相韋賢及子玄成魯扶卿鄭云扶先或說先先生太子少傅夏侯建前將軍蕭望之並傳之各自名家齊論語者齊人所傳別有問王知道二篇凡二十二篇其二十篇中章句頗多於魯論昌邑中尉王吉少府宋畸琅琊王卿御史大夫貢禹尚書令五鹿充宗膠東庸生並傳之唯王陽名家古論語者出自孔氏壁中凡二十一篇有兩子張如淳云分堯曰篇後子張問何如可以從政以下為篇名曰從政篇次不與齊魯論

同新論云文異者四百餘字孔安國為傳後漢馬融亦注之安昌侯張禹受魯論于夏侯建又從庸生王吉受齊論擇善而從號曰張侯論最後而行於漢世禹以論授成帝後漢包咸字子長吳人大鴻臚周氏不詳何人並為章句列于學官鄭玄就魯論張包周之篇章考之齊古為之注焉魏吏部尚書何晏集孔安國包咸周氏馬融鄭玄陳羣字長文潁川人魏司空王肅周生烈燉煌人七録云字文逢本姓唐魏博士侍中之説幷下己意為集解正始中上之盛行於世今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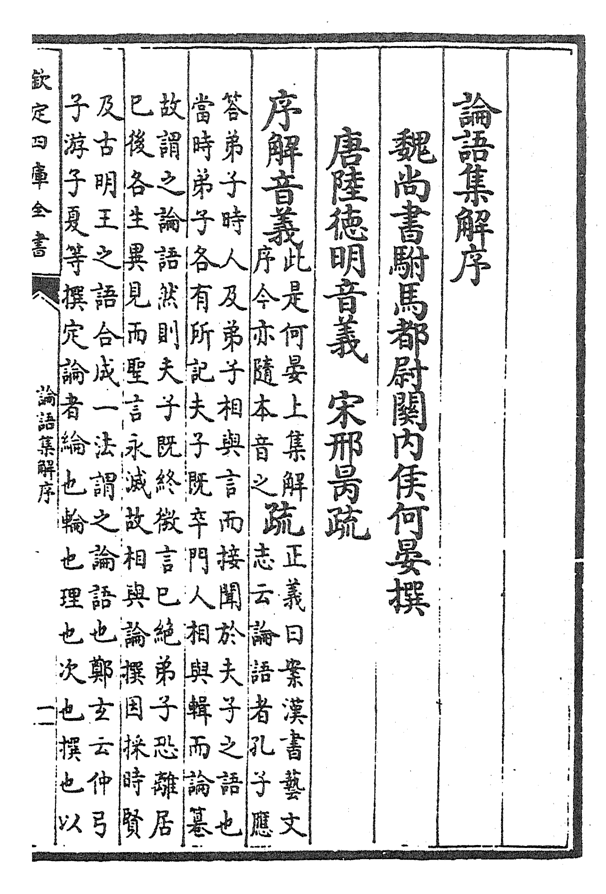
為主鄭玄注十卷王肅注十卷虞翻注十卷何晏集解十卷譙周注十卷字允南巴西人晉散騎常侍不拜陽城亭侯衛瓘注八卷少二卷宋明帝補闕崔豹注十卷字正熊燕國人晉尚書左中兵郎李允集注十卷東晉人孫綽集注十卷字興公太原人東晉廷尉卿長樂亭侯盈氏注十卷不詳何人孟整注十卷一云孟陋陋字少孤江夏人東晉撫軍參軍不就梁覬注十卷天水人東晉國子博士袁喬注十卷字彥叔陳國人東晉益州刺史湘西簡侯尹毅注十卷江熙集解十二卷張憑注十卷字長宗吳人東晉司徒左長史孔澄之注十卷字仲淵會稽人宋新安太守

虞遐注十卷會稽人齊員外郎王弼釋疑三卷欒肇釋疑十

卷徐邈音一卷皇侃撰義疏行於世

論語注解傳述人

論語注解傳述人



論語集解序

魏尚書駙馬都尉關内侯何晏撰

唐陸德明音義　宋邢昺疏

序解音義此是何晏上集解序今亦隨本音之疏正義曰案漢書藝文志云論語者孔子應答弟子時人及弟子相與言而接聞於夫子之語也當時弟子各有所記夫子既卒門人相與輯而論簒故謂之論語然則夫子既終微言已絶弟子恐離居已後各生異見而聖言永滅故相與論撰因採時賢及古明王之語合成一法謂之論語也鄭玄云仲弓子游子夏等撰定論者綸也輪也理也次也撰也以

此書可以經綸世務故曰綸也圓轉無窮故曰輪也
蘊含萬理故曰理也篇章有序故曰次也羣賢集定
故曰撰也鄭玄周禮注云答述曰語以此書所載皆
仲尼應答弟子及時人之辭故曰語而在論下者必
經論撰然後載之以示非妄謬也以其口相傳授故
經焚書而獨存也漢興傳者則有三家魯論語者魯
人所傳即今所行篇次是也常山都尉龔奮長信少
府夏侯勝丞相韋賢及子玄成魯扶卿太子少傅夏
侯建前將軍蕭望之並傳之各自名家齊論者齊人
所傳別有問王知道二篇凡二十二篇其二十篇中
章句頗多於魯論昌邑中尉王吉少府宋畸瑯琊王
卿御史大夫貢禹尚書令五鹿充宗膠東庸生並傳
之唯王吉名家古論語者出自孔氏壁中凡二十一
篇有兩子張篇次不與齊魯論同孔安國為傳後漢
馬融亦注之安昌侯張禹受魯論于夏侯建又從庸
生王吉受齊論擇善而從號曰張侯論最後而行於

漢世禹以論授成帝後漢包咸周氏並為章句列於學官鄭玄就魯論張包周之篇章考之齊古為之注焉魏吏部尚書何晏集孔安國包咸周氏馬融鄭玄陳羣王肅周生烈之說并下己意為集解正始中上之盛行於世今以為主焉序者何晏次序傳授訓說之人及己集解之意序為論語而作故曰論語序

敘曰漢中壘校尉劉向言魯論語二十篇皆孔子弟子記諸善言也大子大傅夏侯勝前將軍蕭望之丞相韋賢及子玄成等傳之音義壘力軌反校戶教反向舒尚反大子大傅並音泰夏戶雅反勝音升或升證反相息亮反傳直專反下同

疏正義曰此敘魯論之作及傳授之人也敘與序音義同曰者發語辭也案漢書百官公卿表云中壘校尉掌北軍壘門內外掌西域顏師古曰掌北軍壘門之內而又外

掌西域劉向者高祖少弟楚元王之後辟彊之孫德之
子字子政本名更生成帝即位更名向數上疏言得失
以向為中壘校尉向為人簡易專精思於經術成帝詔
校經傳諸子詩賦每一書已向輒條其篇目撮其指意
錄而奏之著別錄新序此言魯論語二十篇皆孔子弟
子記諸善言也蓋出於彼故何晏引之對文則直言曰
言答述曰語散則言語可通故此論夫子之語而謂之
善言也表又云太子太傅古官秩二千石傳云夏侯勝
字長公東平人少好學為學精熟善說禮服徵為博士
宣帝立太后省政勝以尚書授太后遷長信少府坐議
廟樂事下獄繫再更冬會赦出為諫大夫上知勝素直
復為長信少府遷太子太傅受詔撰尚書論語說賜黃
金百斤年九十卒官賜冢塋葬平陵太后賜錢二百萬
為勝素服五日以報師傅之恩儒者以為榮始勝每講
授常謂諸生曰士病不明經術經術苟明其取青紫如
俛拾地芥耳學經不明不如歸耕表又云前後左右將

軍皆周末官秦因之位上卿金印紫綬漢不常置或有前後或有左右皆掌兵及四夷傳云蕭望之字長倩東海蘭陵人也好學齊詩事同縣后倉又從夏侯勝問論語禮服以射策甲科為郎累遷諫大夫後代丙吉為御史大夫左遷為太子太傅及宣帝寢疾選大臣可屬者引至禁中拜望之為前將軍元帝即位為弘恭石顯等所害飲鴆自殺天子聞之驚拊手為之卻食涕泣哀動左右長子伋嗣為關內侯表又云相國丞相皆秦官金印紫綬掌丞天子助理萬幾應劭曰丞承也相助也秦有左右高帝即位置一丞相十一年更名相國綠綬孝惠高后置左右丞相文帝二年復置一丞相哀帝元壽二年更名大司徒傳曰韋賢字長孺魯國鄒人也賢為人質朴少欲篤志於學兼通禮尚書以詩教授號稱鄒魯大儒徵為博士給事中進授昭帝詩稍遷光祿大夫及宣帝即位以先帝師甚見尊重本始三年代蔡義為丞相封扶陽侯年七十餘為相五歲地節三年以老病

乞骸骨賜黃金百斤罷歸加賜第一區丞相致仕自賢始年八十二薨謚曰節侯子玄成字少翁復以明經歷位至丞相鄒魯諺曰遺子黃金滿籯不如一經玄成為相七年建昭三年薨謚曰共侯此四人皆傳魯論語

齊論語二十二篇其二十篇中章句頗多於魯論琅邪王卿及膠東庸生昌邑中尉王吉皆以教授音義頗破可反琅音郎本或作瑯邪似嗟反又也差反膠音交琅邪膠東皆郡名

疏正義曰此敘齊論語之興及傳授之人也齊論語凡二十二篇其二十篇篇名與魯論正同其篇中章句則頗多於魯論篇者積章而成篇偏也言出情鋪事明而徧者也積句以成章章者明也總義包體所以明情者也句必聯字而言句者局也聯字分疆所以局言者也琅邪膠東郡國名王卿天漢元年由濟南太守為御史大夫庸生名譚生蓋古謂有德者也昌

邑中尉者表云諸侯王高帝初置金璽盭綬掌治其國有太傅輔王內史治國民中尉掌武職丞相統衆官景帝中五年改丞相曰相成帝綏和元年省內史更令相治民如郡太守中尉如郡都尉傳云王吉字子陽琅邪皐虞人也少好學明經以郡吏舉孝廉為郎補若盧右丞遷棻陽令舉賢良為昌邑中尉此三人皆以齊論語教授於人也

故有魯論有齊論

疏正義曰既敘魯論齊論之作及傳述之人乃以此言結之也

魯共王時嘗欲以孔子宅為宮壞得古文論語音義壞音怪

疏正義曰此敘得古論之所由也嘗曾也壞毀也言魯共王時曾欲以孔子宅為宮乃毀之於壁中故得此古文論語也傳曰魯共王餘景帝子程姬所生以孝景前二年立為淮陽王前三年徙王魯二十八年薨諡曰共王初好治宮室壞孔子舊宅以廣其宮聞鐘磬琴瑟之音遂不敢復壞於其壁中得古文經

傳即謂此論語及孝經為傳也故漢武帝謂東方朔云傳曰時然後言人不厭其言又成帝賜翟方進策書云傳曰高而不危所以長守貴也是漢世通謂論語孝經為傳以論語孝經非先王之書是孔子所傳說故謂之傳所以異於先王之書也言古文者科斗書也所謂倉頡本體周所用之以今所不識是古人所為故名古文形多頭麤尾細狀復圓圓似水蟲之科斗故曰科斗也

齊論有問王知道多於魯論二篇古論亦無此二篇分堯曰下章子張問以為一篇有兩子張凡二十一篇篇次不與齊魯論同

疏 正義曰此辨三論篇章之異也齊論有問王知道多於魯論二篇所謂齊論語二十二篇也古論亦無此問王知道二篇非但魯論無之古論亦無也古論亦無此二篇而分堯曰下章子張問以為一篇有兩子張凡二十一篇如淳

曰分堯曰篇後子張問何如可以從政以下為篇名曰從政其篇次又不與齊魯論同新論云文異者四百餘字

安昌侯張禹本受魯論兼講齊說善者從之號曰張侯論為世所貴包氏周氏章句出焉

疏正義曰此言張禹擇齊魯論之善者從之為世所重包周二氏為章句訓説此張侯論語也傳曰張禹字子文河内軹人也從沛郡施讎受易王陽庸生問論語既皆明習舉為郡文學久之試為博士初元中立皇太子令禹授太子論語由是遷光祿大夫數歲出為東平内史成帝即位徵禹以師賜爵關内侯給事中領尚書事河平四年代王商為丞相封安昌侯為相六歲乞骸就第建平二年薨謚曰節侯禹本受魯論於夏侯建又從庸生王吉受齊論故兼講齊說也傳又云始魯扶卿及夏侯勝王陽蕭望之韋玄成皆說論語篇第或異禹先事王陽後從庸生采獲所安最後

出而尊貴諸儒為之語曰欲為論念張文由是學者多從張氏餘家浸微是其善者從之號曰張侯論為世所貴之事後漢儒林傳云包咸字子良會稽曲阿人也少為諸生習魯詩論語舉孝廉除郎中建武中入授皇太子論語又為其章句拜諫議大夫永平五年遷大鴻臚周氏不詳何人章句者訓解科段之名包氏周氏就張侯論為之章句訓解以出其義理焉不言名而言氏者蓋為章句之時義在謙退不欲顯題其名但欲傳之私族故直云氏而已若杜元凱集解春秋謂之杜氏也或曰以何氏諱咸故沒其名但言包氏連言周氏耳

古論唯博士孔安國為之訓解而世不傳至順帝時南郡大守馬融亦為之訓說音義大音泰下大常同守音手又反

疏正義曰此敘訓說古文論語之人也史記世家安國孔子十一世孫為武帝博士時魯共王壞孔子舊宅壁中得古文虞夏商

周之書及傳論語孝經悉還孔氏故安國承詔作書傳又作古文孝經傳亦作論語訓解釋詁云訓道也然則道其義釋其理謂之訓解以傳述言之曰傳以釋理言之曰訓解其實一也以武帝末年遭巫蠱事經籍道息故世不傳自此安國之後至後漢順帝時有南郡太守馬融亦為古文論語訓說案後漢紀孝順皇帝諱保安帝之子也地理志云南郡秦置高帝元年更為臨江郡五年復故景帝二年復為臨江郡中二年復故屬荆州表云郡守秦官掌治其郡秩二千石景帝中二年更名太守傳云馬融字季長扶風茂陵人也為人美辭貌有俊才博通經籍永初中為校書郎陽嘉二年拜議郎梁商表為從事中郎轉武都太守三遷為南郡太守注孝經論語詩易尚書三禮年八十八延熹九年卒於家

漢末大司農鄭玄就魯論篇章考之齊古為之註音義 註本又作注之戍反又張注反

疏正義曰言鄭玄亦為

論語之注也鄭玄字康成北海髙密縣人師事馬融以大司農徵不起居家教授當後漢桓靈時故云漢末注易尚書三禮論語尚書大傳五經緯候箋毛詩作毛詩譜破許慎五經異義鍼何休左氏膏肓發公羊墨守起穀梁廢疾可謂大儒作注之時就魯論篇章謂二十篇也復考校之以齊論古論擇其善者而為之註註與注音義同

近故司空陳羣太常王肅博士周生烈皆為義說

疏正義曰此敘魏時注説論語之人也年世未遠人已殁故云近故也司空古官三公也表云奉常秦官掌宗廟禮儀景帝中六年更名太常博士秦官掌通古今魏志云陳羣字長文頴川許昌人也太祖辟羣為司空西曹屬文帝即位遷尚書僕射明帝即位進封頴陰侯頃之為司空青龍四年薨王肅字子邕東海蘭陵人魏衛將軍太常蘭陵景侯甘露元年薨注尚書禮喪服論語孔子家語述毛詩注作聖證論難鄭玄周生烈燉煌

人七錄云字文逸本姓唐魏博士侍中此二人皆為論語義說謂作注而說其義故云義說

前世傳授師說雖有異同不為訓解中間為之訓解至于今多矣所見不同互有得失

疏正義曰將作論語集解故須言先儒有得失不同之說也據今而道往古謂之前世上教下曰傳下承上曰受謂張禹以上至夏侯勝以來但師資誦說而已雖說有異者同者皆不著篇簡以為傳注訓解中間為之訓解謂自古至今中間包氏周氏等為此論語訓解有二十餘家故云至于今多矣以其趣舍各異故得失互有也

今集諸家之善記其姓名有不安者頗為改易名曰論語集解

音義頗為之為于偽反論如字綸也輪也理也次也撰也語答述曰語撰次孔子答弟子及時人之語也鄭玄云仲弓子游子夏等撰解佳買反何

晏集孔安國馬融包氏周氏鄭玄陳羣王肅周生烈義并下已意故謂之集解

疏正義曰此敘集解之體例也今謂何晏時諸家謂孔安國包咸周氏馬融鄭玄陳羣王肅周生烈也集此諸家所說善者而存之示無勦說故各記其姓名注言包曰馬曰之類是也注但記其姓而此連言名者以著其姓所以名其人非謂名字之名也有不安者謂諸家之說於義有不安者也頗為改易者言諸家之善則存而不改其不善者頗多為改易之注首不言包曰馬曰及諸家說下言一曰者皆是何氏自下已意改易先儒者也名曰論語集解者何氏注解既畢乃自題之也杜氏注春秋左氏傳謂之集解者謂聚集經傳為之作解也此乃聚集諸家義理以解論語言同而意異也

光祿大夫關內侯臣孫邕光祿大夫臣鄭沖

散騎常侍中領軍安鄉亭侯臣曹羲侍中臣荀顗尚書

駙馬都尉關內侯臣何晏等上疏正義曰此敘同集解之人也表云大夫掌

論議有大中大夫中大夫諫大夫皆無員多至數十人
太初元年更名中大夫為光祿大夫秩比二千石無印
綬爵級十九曰關內侯顏師古曰言有侯號而居京畿
無國邑孫邕字宗儒樂安青州人也晉書鄭沖字文和
滎陽開封人也起自寒微卓爾立操魏文帝為太子命
為文學累遷尚書郎出補陳留太守曹爽引為從事中
郎轉散騎常侍光祿勳表又云侍中散騎中常侍皆加
官應劭曰入侍天子故曰侍中晉灼曰魏文帝合散騎
中常侍為散騎常侍也又曰所加或列侯將軍卿大夫
將都尉尚書太醫太官令至郎中無員多至數十人如
淳曰將謂都郎將以下也自列侯下至郎中皆得有散
騎及中常侍也又曰侍中中常侍得入禁中散騎並乘
輿車顏師古曰並音步浪反騎而散從無常職也此言
中領軍者表無文安鄉亭侯者不在爵級二十之數蓋

漢末及魏置亭侯列侯之倫也曹羲沛國譙人魏宗室曹爽之弟荀顗字景倩荀彧之子詵之弟也咸熙中為司空表又云少府秦官屬官有尚書成帝建始四年初置尚書員五人駙馬都尉掌駙馬武帝初置秩比二千石顏師古曰駙副也非正駕車皆為副馬一曰駙近也疾也何晏字平叔南陽宛人也何進之孫咸之子曹爽秉政以晏為尚書又尚公主著述凡數十篇正始中此五人共上此論語集解也

論語注疏卷一

魏何晏集解　唐陸德明音義　宋邢昺疏

學而第一

音義　以學為首者明人必須學也凡十六章　疏　正義曰自此至堯曰是魯論語二十篇之名及第次也當弟子論撰之時以論語為此書之大名學而以下為當篇之小目其篇中所載各記舊聞意及則言不為義例或亦以類相從此篇論君子孝弟仁人忠信道國之法主友之規聞政在乎行德由禮貴於用和無求安飽以好學能自切磋而樂道皆人行之大者故為諸篇之先既以學為章首遂以名篇言人必須學也為政以下諸篇所次先儒不無意焉當篇各言其指此不煩說第順次

也一數之始也言此篇於次當一也

子曰學而時習之不亦說乎注馬曰子者男子之通稱謂孔子也王曰時者學者以時誦習之誦習以時學無廢業所以為說懌有朋自遠方來不亦樂乎注包曰同門曰朋人不知而不慍不亦君子乎注慍怒也凡人有所不知君子不怒音義說音悅注同稱尺證反懌音亦有或作友非朋蒲弘反樂音洛譙周云悅深而樂淺一云自內曰悅自外曰樂慍紆問反怒也鄭云怨也疏正義曰此章勸人學為君子也子者古人稱師曰子子男子之通稱此言子者謂孔子也曰者說文云詞也從口乙聲亦象口氣出也然則曰

者發語詞也以此下是孔子之語故以子曰冠之或言孔子曰者以記非一人各以意載無義例也白虎通云學者覺也覺悟所未知也孔子曰學者而能以時誦習其經業使無廢落不亦說懌乎學業稍成能招朋友有同門之朋從遠方而來與己講習不亦樂乎旣有成德凡人不知而不慍之不亦君子乎言誠君子也君子之行非一此其一行耳故云亦也注馬曰子者至說懌○正義曰云子者男子之通稱者經傳凡敵者相謂皆言吾子或直言子稱師亦曰子是子者男子有德之通稱也云謂孔子者嫌為他師故辨之公羊傳曰子沈子曰何休云沈子稱子冠氏上者著其為師也不但言子曰者辟孔子也其不冠子者他師也然則書傳直言子曰者皆指孔子以其聖德著聞師範來世不須言其氏人盡知之故也若其他傳受師說後人稱其先師之言則以子冠氏上所以明其為師也子公羊子子沈子之類是也若非已師而稱他有德者則不以子冠氏上直言

其子若高子孟子之類是也云時者學者以時誦習之者皇氏以為凡學有三時一身中時學記云發然後禁則扞格而不勝時過然後學則勤苦而難成故內則云十年出就外傅居宿於外學書記十有三年學樂誦詩舞勺十五成童舞象是也二年中時王制云春秋教以禮樂冬夏教以詩書鄭玄云春夏陽也詩樂者聲聲亦陽也秋冬陰也書禮者事事亦陰也互言之者皆以其術相成又文王世子云春誦夏弦秋學禮冬讀書鄭玄云誦謂歌樂也弦謂以絲播詩陽用事則學之以聲陰用事則學之以事因時順氣於功易成也三日中時學記云故君子之於學也藏焉脩焉息焉遊焉是日日所習也言學者以此時誦習所學篇簡之文及禮樂之容日知其所亡月無忘其所能所以為說懌也譙周云說深而樂淺也一日在內日說在外日樂言亦者凡外境適心則人心說樂可說可樂之事其類非一此學而時習有朋自遠方来亦說樂之事耳故云亦猶易云亦可

醜也亦可喜也注包曰同門曰朋○正義曰鄭玄注大司徒云同師曰朋同志曰友然則同門者同在師門以受學者也朋即羣黨之謂故子夏曰吾離羣而索居鄭玄注云羣謂同門朋友也此言有朋自遠方來者即學記云三年視敬業樂羣也同志謂同其心意所趣鄉也朋疏而友親朋来既樂友即可知故略不言也注愠怒至不怒○正義曰云凡人有所不知君子不怒者其說有二一云古之學者為己已得先王之道含章内映而他人不見不知而我不怒也一云君子易事不求備於一人故為教誨之道若有人鈍根不能知解者君子恕之而不愠怒也

有子曰注孔子弟子有若其為人也孝弟而好犯上者鮮矣注鮮少也上謂凡在己上者言孝弟之人必恭順

好欲犯其上者少也不好犯上而好作亂者未之有也

君子務本本立而道生注本基也基立而後可大成孝弟也者其為仁之本與注先能事父兄然後仁道可大成音義弟大計反本或作悌下同好呼報反下及注同鮮仙善反少也鄭云寡也注同與音餘

疏正義曰此章言孝弟之行也弟子有若曰其為人也孝於父母順於兄長而好陵犯凡在已上者少矣言孝弟之人性必恭順故好欲犯其上者少也既不好犯上而好欲作亂為悖逆之行者必無故云未之有也是故君子務脩孝弟以為道之基基本既立而後道德生焉恐人未知其本何謂故又言孝弟也者其為仁之本與禮尚謙退不敢質言故云與也注孔子弟子有若○正義曰史記弟子傳云有若少孔子四十三歲鄭玄曰魯

人注鮮少也○正義曰釋詁云鮮罕也故得為少皇氏熊氏以為上謂君親犯謂犯顔諫爭今案注云上謂凡在己上者則皇氏熊氏違背注意其義恐非也

子曰巧言令色鮮矣仁注包曰巧言好其言語令色善其顔色皆欲令人說之少能有仁也音義令力呈反說音悅疏正義曰此章論仁者必直言正色其若巧好其言語令善其顔色欲令人說愛之者少能有仁也

曾子曰注馬曰弟子曾參吾日三省吾身為人謀而不忠乎與朋友交而不信乎傳不習乎注言凡所傳之事得無素不講習而傳之音義參所金反又七南反三息暫反又如字省悉井反視

也鄭云思察己之所行也為于偽反又如字傳直專反注同鄭注云魯讀傳為專今從古案鄭校周之本以齊古讀正凡五十事鄭本或無此注者然皇覧引魯讀六事則無者非也後皆放此

疏正義曰此章論曾子省身慎行之事弟子曾參嘗曰吾每日三自省察己身為人謀事而得無不盡忠心乎與朋友結交而得無不誠信乎凡所傳授之事得無素不講習而妄傳乎以謀貴盡忠朋友主信傳惡穿鑿故曾子省慎之注馬曰弟子曾參○正義曰史記弟子傳云曾參南武城人字子輿少孔子四十六歲孔子以為能通孝道故授之業作孝經死於魯

子曰道千乘之國注馬曰道謂為之政教司馬法六尺為步步百為畆畆百為夫夫三為屋屋三為井井十為

通通十為成成出革車一乘然則千乘之賦其地千成居地方三百一十六里有畸唯公侯之封乃能容之雖大國之賦亦不是過焉包曰道治也千乘之國者百里之國也古者井田方里為井十井為乘百里之國適千乘也融依周禮包依王制孟子義疑故兩存焉敬事而信注包曰為國者舉事必敬慎與民必誠信節用而愛人注包曰節用不奢侈國以民為本故愛養之使民以時注包曰作事使民必以其時不妨奪農務音義道音導本

或作導包云治也注同乘繩證反注同千乘大國之賦也司馬法史記齊景公時有司馬田穰苴善用兵周禮司馬掌征伐六國時齊威王使大夫追論古者兵法附穰苴於其中凡一百五十篇號曰司馬法畤居宜反田之殘也封甫用反又如字包依王制孟子王制䟽正義及孟子皆以百里為大國侈尺紙反又尺氏反曰此章論治大國之法也馬融以為道謂為之政教千乘之國為公侯之國方五百里四百里者也言為政教以治公侯之國者舉事必敬慎與民必誠信省節財用不奢侈而愛養人民以為國本作事使民必以其時不妨奪農務此其為政治國之要也包氏以為道治也千乘之國百里之國也夏即公侯殷周惟上公也餘同注馬曰道至存焉○正義曰以下篇子曰道之以政故云道謂為之政教史記齊景公時有司馬田穰苴善用兵周禮司馬掌征伐六國時齊威王使大夫追論古者兵法附穰苴於其中凡一百五十篇號曰司馬法此六尺曰步

至成出革車一乘皆彼文也引之者以證千乘之國為公侯之大國也云然則千乘之賦其地千成者以成出一乘千乘故千成云居地方三百一十六里有畸者以方百里者一為方十里者百方三百里者三三而九則為方百里者九合成方十里者九百得九百乘也計千乘猶少百乘方百里者一也又以此方百里者一六分破之每分得廣十六里長百里引而接之則長六百里廣十六里也半折之各長三百里將埤前三百里南西兩邊是方三百一十六里也然西南角猶缺方十六里者一也方十六里者一為方一里者二百五十六然埤割方百里者為六分餘方一里者四百今以方一里者二百五十六埤西南角猶餘方一里者一百四十四又復破而埤三百一十六里兩邊則每邊不復得半里故云三百一十六里有畸也云唯公侯之封乃能容之者案周禮大司徒云諸公之地封疆方五百里諸侯之地封疆方四百里諸伯之地封疆方三百里諸子之地封

疆方二百里諸男之地封疆方百里此千乘之國居地方三百一十六里有畸伯子男自方三百而下則莫能容之故云唯公侯之封乃能容之云雖大國之賦亦不是過焉者坊記云制國不過千乘然則地雖廣大以千乘為限故云雖大國之賦亦不是過焉司馬法兵車一乘甲士三人步卒七十二人計千乘有七萬五千人則是六軍矣周禮大司馬序官凡制軍萬有二千五百人為軍王六軍大國三軍次國二軍小國一軍魯頌閟宮云公車千乘明堂位云封周公於曲阜地方七百里革車千乘及坊記與此文皆與周禮不合者禮天子六軍出自六鄉萬二千五百家為鄉萬二千五百人為軍地官小司徒云凡起徒役無過家一人是家出一人鄉為一軍此則出軍之常也天子六軍既出六鄉則諸侯三軍出自三鄉閟宮云公徒三萬者謂鄉之所出非千乘之衆也千乘者自謂計地出兵非彼三軍之車也二者不同故數不相合所以必有二法者聖王治國安不忘

危故令所在皆有出軍之制若從王伯之命則依國之大小出三軍二軍一軍也若其前敵不服用兵未巳則盡其境內皆使從軍故復有此計地出軍之法但鄉之出軍是正故家出一人計地所出則非常故成出一車以其非常故優之也云道治也者以治國之法不惟政教而巳下文道之以德謂道德故易之但云道治也云千乘之國百里之國也者謂夏之公侯殷周上公之國也云古者井田方里為井者孟子云方里而井井九百畝是也云十井為乘百里之國適千乘也者此包以古之大國不過百里以百里賦千乘故計之每十井為一乘是方一里者十為一乘則方一里者百為十乘開方之法方百里者一為方十里者百每方十里者一為方一里者百其賦十乘方十里者百則其賦千乘地與乘數適相當故曰適千乘也云融依周禮包依王制孟子者馬融依周禮大司徒文以為諸公之地方五百里侯四百里以下也包氏依王制云凡四海之內九州州方

千里州建百里之國三十七十里之國六十五十里之國百有二十凡二百一十國也又孟子云天子之制地方千里公侯之制皆方百里伯七十里子男五十里包氏據此以為大國不過百里不信周禮有方五百里四百里之封也馬氏言名包氏不言名者包氏避其父名也云義疑故兩存焉者以周禮者周公致太平之書為一代大典王制者漢文帝令博士所作孟子者鄒人也名軻師孔子之孫子思治儒術之道著書七篇亦命世亞聖之大才也今馬氏包氏各以為據難以質其是非莫敢去取於義有疑故兩存其說也注包曰作事使至農務○正義曰云作事使民必以其時者謂築都邑城郭也以都邑者人之聚也國家之藩衛百姓之保障不固則敗不修則壞故雖不臨寇必於農隙備其守禦無妨農務春秋莊二十九年左氏傳曰凡土功龍見而畢務戒事也注云謂今九月周十一月龍星角亢晨見東方三務始畢戒民以土功事火見而致用注云大火心

星次角亢見者致築作之物水昏正而栽注云謂今十月定星昏而中於是樹板幹而興作日至而畢注云日南至微陽始動故土功息若其門戶道橋城郭牆塹有所損壞則特隨壞時修之故僖二十年左傳曰凡啟塞從時是也王制云用民之力歲不過三日周禮均人職云凡均力政以歲上下豐年則公旬用三日焉中年則公旬用二日焉無年則公旬用一日焉是皆重民之力而不妨奪農務也

子曰弟子入則孝出則弟謹而信汎愛衆而親仁行有餘力則以學文注馬曰文者古之遺文音義弟音悌本亦作悌汎孚劍反行下孟反下章觀其行并注同疏正義曰此章文馬曰文古之遺文也鄭云文道藝也明人以德為本學為末男子後生為弟言為人弟與子者入事父兄則當孝與弟也出事公卿則當忠與順也弟順也入不

言弟出不言忠者互文可知也下孔子云出則事公卿入則事父兄孝經云事父孝故忠可移於君事兄弟故順可移於長是也謹而信者理無出入言恭謹而誠信也汎愛衆者汎者寛博之語君子尊賢而容衆或博愛衆人也而親仁者有仁德者則親而友之能行已上諸事仍有閒暇餘力則可以學先王之遺文若徒學其文而不能行上事則為言非行偽也注言古之遺文者則詩書禮樂易春秋六經是也

子夏曰賢賢易色注孔曰子夏弟子卜商也言以好色之心好賢則善事父母能竭其力事君能致其身注孔曰盡忠節不愛其身與朋友交言而有信雖曰未學吾必謂之學矣音義夏戶雅反好呼報反下章好學同盡津刃反下注同疏正義曰此章論

生知美行之事賢賢易色者上賢謂好尚之也下賢謂有德之人易改也色女人也女有姿色男子悅之故經傳之文通謂女人為色人多好色不好賢若能改易好色之心以好賢則善矣故曰賢賢易色也事父母能竭其力者謂小孝也言為子事父雖未能不匱但竭盡其力服其勤勞也事君能致其身者言為臣事君雖未能將順其美匡救其惡但致盡忠節不愛其身若童汪踦也與朋友交言而有信者謂與朋友結交雖不能切磋琢磨但言約而每有信也雖曰未學吾必謂之學矣者言人生知行此四事雖曰未嘗從師伏膺學問然此為人行之美矣雖學亦不是過故吾必謂之學矣注孔曰子夏弟子卜商○正義曰案史記仲尼弟子傳云卜商字子夏衛人也少孔子四十四歲孔子既沒居西河教授為魏文侯師

子曰君子不重則不威學則不固注孔曰固蔽也一曰

言人不能敦重既無威嚴學又不能堅固識其義理主忠信無友不如己者過則勿憚改注鄭曰主親也憚難也音義憚徒旦反難乃旦反疏正義曰此章勉人為君子也君子不重則不威學則不固者其說有二孔安國曰固蔽也言君子當須敦重若不敦重則無威嚴又當學先王之道以致博聞強識則不固蔽也一曰固謂堅固言人不能敦重既無威嚴學又不能堅固識其道理也明須敦重也主忠信者主猶親也言凡所親狎皆須有忠信者也無友不如己者言無得以忠信不如己者為友也過則勿憚改者勿無也憚猶難也言人誰無過過而不改是謂過矣過而能改善莫大焉故苟有過無得難於改也

曾子曰慎終追遠民德歸厚矣注孔曰慎終者喪盡其

哀追遠者祭盡其敬君能行此二者民化其德皆歸於

厚也疏正義曰此章言民化君德也慎終者終謂父母之喪也以死者人之終故謂之終執親之喪禮須謹慎盡其哀也追遠者遠謂親終既葬日月已遠也孝子感時念親追而祭之盡其敬也民德歸厚矣者言君子行此慎終追遠二者民化其德皆歸厚矣言不偷薄也

子禽問於子貢曰夫子至於是邦也必聞其政求之與抑與之與注鄭曰子禽弟子陳亢也子貢弟子姓端木名賜亢怪孔子所至之邦必與聞其國政求而得之邪抑人君自願與之為治子貢曰夫子溫良恭儉讓以得

之夫子之求之也其諸異乎人之求之與注鄭曰言夫子行此五德而得之與人求之異明人君自與之音義貢本亦作贛音同之與音餘下之與同抑於力反亢音剛又苦浪反必與之與音預治直吏反疏正義曰此章明夫子由其有德與聞國政之事子禽問於子貢曰夫子至於是邦也必聞其政求之與抑與之與者子禽疑怪孔子所至之邦必與聞其國之政事故問子貢曰此是孔子求於時君而得之與抑人君自願與夫子為治與抑與皆語辭子貢曰夫子温良恭儉讓以得之夫子之求之也其諸異乎人之求之與者此子貢答辭也敦柔潤澤謂之温行不犯物謂之良和從不逆謂之恭去奢從約謂之儉先人後己謂之讓言夫子行此五德而得與聞國政他人則就君求之夫子則脩德人君自願與之為治故曰夫子之求之也其諸異乎人之求之

與諸與皆語辭注鄭曰至之邪○正義曰云子禽弟子陳亢子貢弟子姓端木名賜者家語七十二弟子篇云陳亢陳人字子禽少孔子四十歲史記弟子傳云端木賜字子貢少孔子三十一歲云求而得之邪者邪未定之辭

子曰父在觀其志父沒觀其行注孔曰父在子不得自專故觀其志而已父沒乃觀其行三年無改於父之道可謂孝矣注孔曰孝子在喪哀慕猶若父存無所改於父之道疏正義曰此章論孝子之行父在觀其志者在心為志父在子不得自專故觀其志而已父沒觀其行者父沒可以自專乃觀其行也三年無改於父之道可謂孝矣者言孝子在喪三年哀慕猶若父存

無所改於父之道可謂為孝也

有子曰禮之用和為貴先王之道斯為美小大由之有所不行知和而和不以禮節之亦不可行也注馬曰人知禮貴和而每事從和不以禮為節亦不可行疏正義曰此章言禮樂為用相須乃美禮之用和為貴者和謂樂也樂主和同故謂樂為和夫禮勝則離謂所居不和也故禮貴用和使不至於離也先王之道斯為美者斯此也言先王治民之道以此禮貴和美禮節民心樂和民聲樂至則無怨禮至則不爭揖讓而治天下者禮樂之謂也是先王之美道也小大由之有所不行者由用也言每事小大皆用禮而不以樂和之則其政有所不行也知和而和不以禮節之亦不可行也者言人知禮貴和

而每事從和不以禮爲節亦不可行也

有子曰信近於義言可復也注復猶覆也義不必信信非義也以其言可反覆故曰近義恭近於禮遠恥辱也注恭不合禮非禮也以其能遠恥辱故曰近禮也因不失其親亦可宗也注孔曰因親也言所親不失其親亦可宗敬音義近附近之近下及注同又如字覆芳服反下同遠于萬反疏正義曰此章明信與義恭與禮不同及人行可宗之事信近於義言可復也者復猶覆也人言不欺爲信於事合宜爲義若爲義事不必守信而信亦有非義者也言雖非義以其言可反復不欺故曰近義恭近於禮遠恥辱也者恭惟卑巽禮

貴會時若巽在牀下是恭不合禮則非禮也恭雖非禮以其能遠恥辱故曰近禮因不失其親亦可宗也者因親也所親不失其親言義之與比也既能親仁比義不有所失則有知人之鑒故可宗敬也言亦者人之善行可宗敬者非一於其善行可宗之中此為一行耳故云亦也注義不必信信非義也○正義曰云義不必信者若春秋晉士匄帥師侵齊聞齊侯卒乃還春秋善之是合宜不必守信也云信非義也者史記尾生與女子期於梁下女子不来水至不去抱柱而死是雖守信而非義也

子曰君子食無求飽居無求安注鄭曰學者之志有所不暇敏於事而慎於言就有道而正焉可謂好學也已

注孔曰敏疾也有道有道德者正謂問其是非疏正義曰此

章述好學之事君子食無求飽居無求安者言學者之志樂道忘饑故不暇求其安飽也敏於事而慎於言者敏疾也言當敏疾於所學事業則有成功說命曰遜志務時敏厥修乃來是也學有所得又當慎言說之就有道而正焉者有道謂有道德者正謂問其是非言學業有所未曉當就有道德之人正定其是之與非易文言曰問以辨之是也可謂好學也已者總結之也言能行在上諸事則可謂之為好學也

子貢曰貧而無諂富而無驕何如子曰可也注孔曰未足多未若貧而樂富而好禮者也注鄭曰樂謂志於道不以貧為憂苦子貢曰詩云如切如磋如琢如磨其斯之謂與注孔曰能貧而樂道富而好禮者能自切磋琢

磨子曰賜也始可與言詩已矣告諸往而知来者注孔曰諸之也子貢知引詩以成孔子義善取類故然之往告之以貧而樂道來答以切磋琢磨音義諂勑檢反樂音洛好呼報反注同切治骨曰切磋七多反治象曰磋琢治玉曰琢謂與之與音餘疏正義曰此章言貧之與富皆當樂道自修也貧而無諂富而無驕何如者乏財曰貧佞說為諂多財曰富傲逸為驕言人貧多佞說富多傲逸若能貧無諂佞富不驕逸子貢以為善故問夫子曰其德行何如子曰可也者此夫子答子貢也時子貢富志怠於學故發此問意謂不驕而為美德故孔子抑之云可也言未足多未若貧而樂富而好禮者也者樂謂志於善道不以貧為憂苦好禮謂閑習禮容不以富而倦略此則勝於無諂無驕故云未若言不如也子貢曰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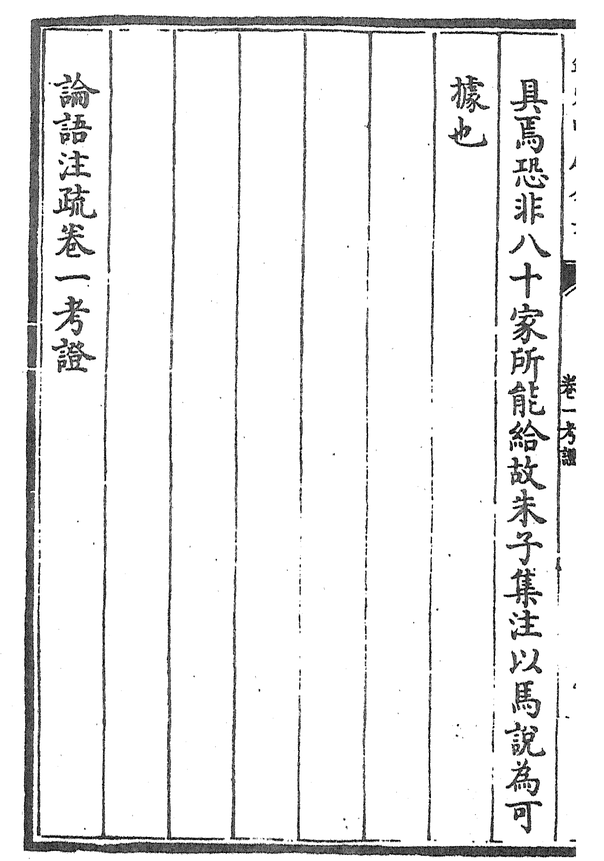
云如切如磋如琢如磨其斯之謂與者子貢知師勵己故引詩以成之此衛風淇澳之篇美武公之德也治骨曰切象曰磋玉曰琢石曰磨道其學而成也聽其規諫以自修如玉石之見琢磨子貢言貧而樂道富而好禮其此能切磋琢磨之謂與子曰賜也始可與言詩已矣者子貢知引詩以成孔子義善取類故呼其名而然之告諸往而知来者此言可與言詩之意諸之也謂告之往以貧而樂道富而好禮則知来者切磋琢磨所以可與言詩也

子曰不患人之不己知患不知人也疏正義曰此章言人當責己而不責人凡人之情多輕易於知人而患人不知己故孔子抑之云我則不耳不患人之不己知但患己不能知人也

論語注疏卷一

論語注疏卷一考證

道千乘之國注馬曰司馬法六尺為步步百為畝畝百為夫夫三為屋屋三為井井十為通通十為成成出革車一乘千乘之賦其地千成居地方三百一十六里有畸包曰古者井田方里為井十井為乘百里之國適千乘也○臣宗楷按注謂馬依周禮包依王制孟子義疑故兩存焉今以包說計之則八十家出一乘夫一乘甲士三人步卒七十二人牛馬兵甲芻糧



具焉恐非八十家所能給故朱子集注以馬說為可據也

論語注疏卷一考證

論語注疏卷二

魏何晏集解　唐陸德明音義　宋邢昺疏

為政第二音義

先學而後從政故為政次學而也凡二十四章疏正義曰左傳曰學而後入政故次前篇也此篇所論孝敬信勇為政之德也聖賢君子為政之人也故以為政冠於章首遂以名篇

子曰為政以德譬如北辰居其所而衆星共之注包曰德者無為猶北辰之不移而衆星共之音義共求用反鄭作拱俱

勇反拱手也猶北辰之不移
本或作譬猶北辰之不移**疏**正義曰此章言為政之要為政以德者言為政之善莫若以德德者得也物得以生謂之德淳德不散無為化清則政善矣譬如北辰居其所而眾星共之者譬況也北極謂之北辰北辰常居其所而不移故眾星共尊之以況人君為政以德無為清靜亦眾人共尊之也注包曰至共之○正義曰案爾雅釋文云北極謂之北辰郭璞曰北極天之中以正四時然則極中也辰時也以其居天之中故曰北極以正四時故曰北辰漢書天文志曰中宮太極星其一明者泰一之常居也旁三星三公環之匡衛十二星藩臣皆曰紫宮北斗七星所謂璇璣玉衡以齊七政斗為帝車運於中央臨制四海分陰陽建四時均五行移節度定諸紀皆繫於斗是眾星共之也

子曰詩三百注孔曰篇之大數一言以蔽之注包曰蔽

敝必世反包云當也鄭云塞也猶當也曰思無邪注包曰歸於正音義當丁浪反又如字邪似嗟反疏正義曰此章言為政之道在於去邪歸正故舉詩要當一句以言之詩三百者言詩篇之大數也一言以蔽之者蔽猶當也古者謂一句為一言詩雖有三百篇之多可舉一句當盡其理也曰思無邪者此詩之一言魯頌駉篇文也詩之為體論功頌德止僻防邪大抵皆歸於正故此一句可以當之也注孔曰篇之大數○正義曰案今毛詩序凡三百一十一篇內六篇亡今其存者有三百五篇今但言三百篇故曰篇之大數

子曰道之以政注孔曰政謂法教齊之以刑注馬曰齊整之以刑罰民免而無恥注孔曰免苟免道之以德注

包曰德謂道德齊之以禮有恥且格注格正也音義道音導下同德包云道德也鄭云六德謂智仁聖義中和格加百反正也鄭云来也疏正義曰此章言為政以德之效也道之以政者政謂法教道謂化誘言化誘於民以法制教命也齊之以刑者齊謂齊整刑謂刑罰言道之以政而民不服者則齊整之以刑罰也民免而無恥者免苟免也言君上化民不以德而以法制刑罰則民皆巧詐苟免而心無愧恥也道之以德齊之以禮有恥且格者德謂道德格正也言君上化民必以道德民或未從化則制禮以齊整使民知有禮則安失禮則恥如此則民有愧恥而不犯禮且能自修而歸正也

子曰吾十有五而志于學三十而立注有所成也四十而不惑注孔曰不疑惑五十而知天命注孔曰知天命

之終始六十而耳順注鄭曰耳聞其言而知其微旨七十而從心所欲不踰矩注馬曰矩法也從心所欲無非法疏正義曰此章明夫子隱聖同凡所以勸人也吾十有五而志于學者言成童之歲識慮方明於是乃志於學也三十而立者有所成立也四十而不惑者志強學廣不疑惑也五十而知天命者命天之所稟受者也孔子四十七學易至五十窮理盡性知天命之終始也六十而耳順者順不逆也耳聞其言則知其微旨而不逆也七十而從心所欲不踰矩者矩法也言雖從心所欲而不踰越法度也孔子輒言此者欲以勉人志學而善始令終也

孟懿子問孝注孔曰魯大夫仲孫何忌懿諡也子曰無

違樊遲御子告之曰孟孫問孝於我我對曰無違注鄭曰恐孟孫不曉無違之意將問於樊遲故告之樊遲弟子樊須樊遲曰何謂也子曰生事之以禮死葬之以禮祭之以禮疏正義曰此章明孝必以禮孟懿子問孝者魯大夫仲孫何忌問孝道於孔子也子曰無違者此夫子荅辭也言行孝之道無得違禮也樊遲御者弟子樊須為夫子御車也子告之曰孟孫問孝於我我對曰無違者孟孫即懿子也孔子恐孟孫不曉無違之意而懿子與樊遲友善必將問於樊遲故夫子告之樊遲曰何謂也者樊遲亦未達無違之旨故復問曰何謂也子曰生事之以禮死葬之以禮祭之以禮者此夫子為言無違之事也生事之以禮謂冬溫夏清昏定晨省之屬也死葬之以禮謂為之棺椁衣衾而舉之卜

其宅兆而安厝之之屬也祭之以禮謂春秋祭祀以時思之陳其簠簋而哀戚之之屬也不違此禮是無違之理也不即告孟孫者初時意在簡略欲使思而得之也必告樊遲者恐孟孫以為從父之令是無違故既與别後告於樊遲將使復告孟孫也注孔曰至謚也○正義曰春秋定六年經書仲孫何忌如晉傳曰孟懿子往是知孟懿子者即仲孫何忌也謚法曰溫柔賢善曰懿注樊遲至樊須○正義曰案史記弟子傳曰樊須字子遲齊人少孔子三十六歲也

孟武伯問孝子曰父母唯其疾之憂注馬曰武伯懿子之子仲孫彘武謚也言孝子不妄為非唯疾病然後使父母憂音義彘直例反妄亡尚反疏正義曰此章言孝子不妄為非也武伯懿子之子仲孫彘

也問於夫子為孝之道夫子答之曰子事父母唯其疾病然後可使父母憂之疾病之外不得妄為非法貽憂於父母也注馬曰至父母憂○正義曰案春秋懿子以哀十四年卒而武伯嗣哀公十七年左傳曰公會齊侯於蒙孟武伯相武伯問於高柴曰諸侯盟誰執牛耳季羔曰鄫衍之役吳公子姑曹發陽之役衛石魋武伯曰然則彘也是武伯為懿子之子仲孫彘也謚法剛強直理曰武

子游問孝注孔曰子游弟子姓言名偃子曰今之孝者是謂能養至於犬馬皆能有養不敬何以別乎注包曰犬以守禦馬以代勞皆養人者一曰人之所養乃至於犬馬不敬則無以別孟子曰食而不愛豕畜之愛而不

敬獸畜之音義養羊尚反下及注養人同別彼列反注同疏正義曰此章言為孝必敬子游問孝者弟子子游問行孝之道於孔子也子曰今之孝者是謂能養者此下孔子為子游說須敬之事今之人所謂孝者是唯謂能以飲食供養者也言皆無敬心至於犬馬皆能有養不敬何以別乎者此為不敬之人作譬也其說有二一曰犬以守禦馬以代勞皆能有以養人者但畜獸無知不能生敬於人若人唯能供養於父母而不敬則何以別於犬馬乎一曰人之所養乃至於犬馬同其饑渴飲之食之皆能有以養之也但人養犬馬資其為人用耳而不敬此犬馬也人若養其父母而不敬則何以別於犬馬乎言無以別明孝必須敬也注孔曰子游弟子姓言名偃○正義曰史記弟子傳曰言偃吳人字子游少孔子四十五歲注包曰至畜之○正義曰云孟子曰者案孟子盡心篇孟子曰食而不愛豕交之也愛而不敬獸畜之也趙岐注云人之交接但食

之而不愛若養豕也愛而不敬若人畜禽獸但愛而不能敬也引之以證孝必須敬彼言豕交之此作豕畜之者所見本異或傳寫誤

子夏問孝子曰色難注包曰色難者謂承順父母顏色乃為難有事弟子服其勞有酒食先生饌注馬曰先生謂父兄饌飲食也曾是以為孝乎注馬曰孔子喻子夏服勞先食汝謂此為孝乎未孝也承順父母顏色乃為孝也音義食音嗣饌上眷反馬云飲食也鄭作餕音俊食餘曰餕曾音增馬云則也皇侃云嘗也

疏正義曰此章言為孝必須承順父母顏色也子夏問孝者弟子子夏問於孔子為孝之道也子曰色難者

答之也言承順父母顏色乃為難也有事弟子服其勞有酒食先生饌曾是以為孝乎者孔子又喻子夏服勞先食不為孝也先生謂父兄饌飲食也曾猶則也言若家有勞辱之事或弟或子服其勤勞有酒有食進與父兄飲食汝則謂是以為孝乎言此未孝也必須承順父母顏色乃為孝也

子曰吾與回言終日不違如愚注孔曰回弟子姓顏名回字子淵魯人也不違者無所怪問於孔子之言默而識之如愚退而省其私亦足以發回也不愚注孔曰察其退還與二三子說繹道義發明大體知其不愚疏正義曰此章美顏淵之德子曰吾與回言終日不違如愚者回弟子顏淵也違猶怪問也愚無知之稱孔子言我與

回言終竟一日亦無所怪問於我之言默而識之如無知之愚人也退而省其私亦足以發回也不愚者言回既退還而省察其在私室與二三子說繹道義亦足以發明大體乃知其回也不愚注孔曰至愚○正義曰史記弟子傳云顏回者魯人也字子淵少孔子三十歲年二十九髮盡白蚤死

子曰視其所以注以用也言視其所行用觀其所由注由經也言觀其所經從察其所安人焉廋哉人焉廋哉注孔曰廋匿也言觀人終始安所匿其情音義焉於虔反下同廋所留反匿正義曰此章言知人之法也視其所以也匿女力反疏者以用也言視其所以行用觀其所由者由經也言觀其所經從察其所安者言察其所安處也人焉廋哉人焉廋哉者廋匿也焉安也言知人之法

但觀察其終始則人安所隱匿其情哉再言之者深明情不可隱也

子曰溫故而知新可以為師矣注溫尋也尋繹故者又知新者可以為人師矣音義溫烏門反尋也繹音亦疏正義曰此章言為師之法溫尋也言舊所學得者溫尋使不忘是溫故也素所未知學使知之是知新也既溫尋故者又知新者則可以為人師矣注溫尋也○正義曰案中庸云溫故而知新鄭注云溫讀如燖溫之溫謂故學之熟矣後時習之謂之溫案左傳哀十二年公會吳於橐皐太宰嚭請尋盟子貢對曰盟可尋也亦可寒也賈逵注云尋溫也又有司徹云乃爇尸俎是尋為溫也言人舊學已精熟在後更習之猶若溫燖故食也

子曰君子不器注包曰器者各周其用至於君子無所

不施疏正義曰此章明君子之德也器者物象之名形器既成各周其用若舟檝以濟川車輿以行陸反之則不能君子之德則不如器物各守一用言見幾而作無所不施也

子貢問君子子曰先行其言而後從之注孔曰疾小人多言而行之不周疏正義曰此章疾小人多言而行之不周也子貢問於夫子曰君子之德行何如夫子荅之曰君子先行其言而後以言從之言行相副是君子也

子曰君子周而不比注孔曰忠信為周阿黨為比小人比而不周音義比毗志反下同疏正義曰此章明君子小人德行不同之事忠信為周阿黨為比言君子常行忠信而不私相阿黨小人則反是注忠信為周○正義曰魯語文也

子曰學而不思則罔注包曰學不尋思其義則罔然無所得思而不學則殆注不學而思終卒不得徒使人精神疲殆音義罔本又作冈殆音待依義當作怠疏正義曰此章言教學法也學而不思則罔者言為學之法既從師學則自思其餘蘊若雖從師學而不尋思其義則罔然無所得也思而不學則殆者言但自尋思而不往從師學終卒不得其義則徒使人精神疲勞倦殆

子曰攻乎異端斯害也已注攻治也善道有統故殊塗而同歸異端不同歸也疏正義曰此章禁人雜學攻治也異端謂諸子百家之書也言人若不學正經善道而治乎異端之書斯則為害之深也以其善道有統故殊途而同歸異端則不同歸也

注善道至同歸○正義曰云善道有統故殊塗而同歸者正經是善道也皆以忠孝仁義為本是有統也四術為教是殊塗也皆以去邪歸正是同歸也異端之書則或粃糠堯舜戕毀仁義是不同歸也殊塗同歸是易下繫辭文也

子曰由誨汝知之乎注孔曰弟子姓仲名由字子路知之為知之不知為不知是知也音義是知之知如字又音智疏正義曰此章明知也由誨汝知之乎者孔子以子路性剛好以不知為知故此抑之呼其名曰由我今教誨汝為知之乎此皆語辭知之為知之不知為不知是知也者此誨辭也言汝實知之事則為知之實不知之事則為不知此是真知也若其知之反隱曰不知及不知妄言我知皆非知也注孔曰至子路○正義曰史記弟子傳云

仲由字子路卞人也少孔子九歲子路性鄙好勇力志伉直冠雄雞佩豭豚陵暴孔子孔子設禮稍誘子路子路後儒服委質因門人請為弟子

子張學干祿注鄭曰弟子姓顓孫名師字子張干求也祿祿位也子曰多聞闕疑慎言其餘則寡尤注包曰尤過也疑則闕之其餘不疑猶慎言之則少過多見闕殆慎行其餘則寡悔注包曰殆危也所見危者闕而不行則少悔言寡尤行寡悔祿在其中矣注鄭曰言行如此雖不得祿亦同得祿之道音義顓音專尤下求反行下孟反注同疏正義

曰此章言求祿之法子張學干祿者干求也弟子子張
師事孔子學求祿位之法子曰多聞闕疑慎言其餘則
寡尤者此夫子教子張求祿之法也尤過也寡少也言
雖博學多聞疑則闕之尤須慎言其餘不疑者則少過
也多見闕殆慎行其餘則寡悔者殆危也言雖廣覽多
見所見危者闕而不行尤須慎行其餘不危者則少悔
恨也言寡尤行寡悔祿在其中矣者言若少過行又少
悔必得祿位設若言行如此雖偶不得祿亦同得祿之
道注鄭曰至子張○正義曰史記弟子傳
云顓孫師陳人字子張少孔子四十八歲

哀公問曰何為則民服注包曰哀公魯君謚孔子對曰
舉直錯諸枉則民服注包曰錯置也舉正直之人用之
廢置邪枉之人則民服其上舉枉錯諸直則民不服音

義錯七路反注同置也鄭本作措投也枉紆往反邪似嗟反疏正義曰此章言治國使民服之法哀公問曰何為則民服者哀公魯君也問於孔子曰何所云為則萬民服從也時哀公失德民不服從哀公患之故有此問孔子對曰舉直錯諸枉則民服者此孔子對以民服之法也錯置也舉正直之人用之廢置諸邪枉之人則民服其上也舉枉錯諸直則民不服者舉邪枉之人用之廢置諸正直之人則民不服其上也於時羣邪秉政民心厭棄故以此對之也注包曰哀公魯君謚○正義曰魯世家云哀公名蔣定公之子周敬王二十六年即位謚法云恭仁短折曰哀

季康子問使民敬忠以勸如之何注孔曰魯卿季孫肥康謚子曰臨之以莊則敬注包曰莊嚴也君臨民以嚴

則民敬其上孝慈則忠注包曰君能上孝於親下慈於民則民忠矣舉善而教不能則勸注包曰舉用善人而教不能者則民勸勉疏正義曰此章明使民敬忠勸善之法季康子問使民敬忠以勸如之何者季康子魯執政之上卿也時以僭濫故民不敬忠勸勉故問於孔子曰欲使民人敬上盡忠勸勉為善其法如之何子曰臨之以莊則敬者此答之也自上涖下曰臨莊嚴也言君臨民以嚴則民敬其上孝慈則忠者言君能上孝於親下慈於民則民作忠舉善而教不能則勸者言君能舉用善人置之祿位教誨不能之人使之材能如此則民相勸勉為善也於時魯君蠶食深宮季氏專執國政則如君矣故此答皆以人君之事言之也注魯卿季孫肥康諡○正義曰知者據左傳及世家文也諡法云安樂撫民曰康

或謂孔子曰子奚不爲政注包曰或人以爲居位乃是爲政子曰書云孝乎惟孝友于兄弟施於有政是亦爲政奚其爲爲政注包曰孝乎惟孝美大孝之辭友于兄弟善於兄弟施行也所行有政道與爲政同疏正義曰此章言孝友與爲政同或謂孔子曰子奚不爲政者奚何也或有一人亡其姓名謂孔子曰子既多才多藝何不居官爲政或人以爲居位乃是爲政也子曰書云孝乎惟孝友于兄弟施于有政者此周書君陳篇文引之以荅或人爲政之事彼云王若曰君陳惟爾令德孝恭惟孝友于兄弟克施有政孔安國云言其有令德善事父母行己以恭言善事父母者必友于兄弟能施有政令其言與此小異此云孝乎惟孝者美此孝之辭也友于兄弟

者言善於兄弟也施行也行於此二者即有為政之道也是亦為政奚其為為政者此孔子語也是此也言此孝友亦為政之道此外何事其為為政乎言所行有政道即與為政同不必居位乃是為政

子曰人而無信不知其可也注孔曰言人而無信其餘終無可大車無輗小車無軏其何以行之哉注包曰大車牛車輗者轅端橫木以縛軛小車駟馬車軏者轅端上曲鉤衡音義車音居輗五兮反轅端橫木以縛軛字林五支反軏五忽反又音月轅端上曲勾衡疏正義曰此章明信不可無也人而無信不知其可也者言人而無信其餘雖有他才終無可也大車無輗小車無軏其何以行之哉者此為無信之人作譬也大車牛車輗轅端橫木以縛軛駕牛領者也小車駟

馬車軏者轅端上曲鉤衡以駕兩服馬領者也大車無輗則不能駕牛小車無軏則不能駕馬其車何以得行之哉言必不能行也以喻人而無信亦不可行也注包曰至鉤衡○正義曰云大車牛車者冬官考工記車人為車大車崇九尺鄭注云大車平地載任之車轂長半柯者也其車駕牛故酒誥曰肇牽車牛遠服賈用故曰大車牛車也說文云輗大車轅端持衡者軶轅前也是輗者轅端橫木以縛軛者也云小車駟馬車者考工記兵車田車乘車也皆駕駟馬故曰駟馬車也說文云軏者車轅端持衡者考工記云國馬之輈深四尺有七寸注云馬高八尺兵車乘車軹崇三尺有三寸加軫與轐七寸又并此輈深則衡高八尺七寸也除馬之高則餘七寸為衡頸之間是輈在衡上也轅從軫以前稍曲而上至衡則居衡之上而嚮下鉤之衡則橫居輈下是轅端上曲鉤衡者名軏也

子張問十世可知也注孔曰文質禮變子曰殷因於夏禮所損益可知也周因於殷禮所損益可知也注馬曰所因謂三綱五常所損益謂文質三統其或繼周者雖百世可知也注物類相召世數相生其變有常故可預知音義十世可知也一本作可知乎鄭本作可知夏户雅反餘以意求之三綱謂父子夫婦君臣是也五常謂仁義禮智信三統謂天地人三正疏正義曰此章明創制革命因沿損益之禮子張問十世可知也者弟子子張問於孔子夫國家文質禮變設若相承至於十世世數既遠可得知其禮乎子曰殷因於夏禮所損益可知也周因於殷禮所損益可知也者此夫子答以可知之事言殷承夏后因用夏禮謂三綱五常不可

變革故因之也所損益者謂文質三統夏尚文殷則損文而益質夏以十三月為正為人統色尚黑殷則損益之以十二月為正為地統色尚白也其事易曉故曰可知也周因於殷禮所損益可知也者言周代殷立而因用殷禮及所損益事事亦可知也其或繼周者雖百世可知也者言非但順知既往兼亦預知將來時周尚存不敢斥言故曰其或言設或有繼周而王者雖多至百世以其物類相召世數相生其變有常故皆可預知也

注馬曰至三統○正義曰云三綱五常者白虎通云三綱者何謂謂君臣父子夫婦也君為臣綱父為子綱夫為妻綱大者為綱小者為紀所以張理上下整齊人道也人皆懷五常之性有親愛之心是以綱紀為化若羅綱有紀綱之而百目張也所以稱三綱何一陰一陽之謂道陽得陰而成陰得陽而序剛柔相配故人為三綱法天地人君臣法天取象日月屈信歸功也父子法地取法五行轉相生也夫婦取象人合陰陽有施君羣也

孝下之所歸心臣奉也君者也象屈服之形也父者矩
也以度教子子者孳也孳孳無已也夫者扶也以道扶
接婦者服也以禮屈服也云五常者仁義禮智信也白
虎通云五性者何謂仁義禮智信也仁者不忍好生愛
人義者宜也斷決得中也禮者履也履道成文智者知
也或於事見微知著信者誠也專一不移故人生而應
八卦之體得五氣以為常仁義禮智信是也云損益謂
文質三統者白虎通云王者必一質一文者何所以承
天地順陰陽陽道極則陰道受陰道極則陽道受明一
陽二陰不能繼也質法天文法地而已故天為質地受
而化之養而成之故為文尚書大傳曰王者一質一文
據天地之道禮三正記曰質法天文法地帝王始起先
質後文者順天地之道本末之義先後之序也事莫不
先其質性乃後有其文章也夏尚黑殷尚白周尚赤此
之謂三統故書傳略說云天有三統物有三變故正色
有三天有三生三死故土有三王王特一生死又春秋

緯元命包及樂緯稽耀嘉云夏以十三月為正息卦受泰注云物之始其色尚黑以寅為朔殷以十二月為正息卦受臨注云物之牙其色尚白以雞鳴為朔周以十一月為正息卦受復其色尚赤以夜半為朔又三正記云正朔三而改文質再而復以此推之自夏以上皆正朔三而改也鄭注尚書三帛高陽氏之後用赤繒高辛氏之後用黑繒其餘諸侯用白繒如鄭此意卻而推之舜以十一月為正尚赤堯以十二月為正尚白故曰其餘諸侯用白繒高辛氏以十三月為正尚黑故云高辛氏之後用黑繒高陽氏以十一月為正尚赤故云高陽氏之後用赤繒少皞以十二月為正尚白黃帝以十三月為正尚黑神農以十一月為正尚赤女媧以十二月為正尚白伏羲以上未有聞焉易說卦云帝出乎震則伏羲也建寅之月又木之始其三正當從伏羲以下文質再而復者文質法天地文法地質法天周文法地而為天正殷質法天而為地正者正朔文質不相須正朔

以三而改文質以二而復各自為義不相須也建子之月為正者謂之天統以天之陽氣始生為百物得陽氣微稍動變故為天統建丑之月為正者以其物已吐芽不為天氣始動物又未出不得為人所施功唯在地中含養萌牙故為地統建寅之月為正者以其物出於地人功當須修理故謂之人統統者本也謂天地人之本也然王者必以此三月為正者以其此月物生微細又是歲之始生王者繼天理物含養微細又取其歲初為正朔之始既天地人之三者所繼不同故各改正朔不相襲也所尚既異符命亦隨所尚而來故禮緯稽命徵云其天命以黑故夏有玄圭天命以赤故周有赤雀銜書天命以白故殷有白狼銜鉤是天之所命亦各隨人所尚符命雖逐所尚不必皆然故天命禹觀河見白面長人洛予命云湯觀於洛沈璧而黑龜與之書黃魚雙躍泰誓言武王伐紂而白魚入於王舟是符命不皆逐正色也鄭康成之義自古以來皆改正朔若孔安國則

改正朔殷周二代故注尚書湯承堯舜禪代之後革命創制改正易服是從湯始改正朔也注物類至相生○正義曰云物類相召者謂三綱五常各以類相召因而不變也云世數相生者謂文質三統及五行相次周而復始而其世運有數相生變革也

子曰非其鬼而祭之諂也注鄭曰人神曰鬼非其祖考而祭之者是諂求福見義不為無勇也注孔曰義所宜為而不能為是無勇音義諂勑檢反疏正義曰此章言祭必己親勇必為義也非其鬼而祭之諂也者人神曰鬼言若非己祖考而輒祭他鬼者是諂媚求福也見義不為無勇也者義宜也言義所宜為而不能為者是無勇之人也注鄭曰至求福○正義曰云人神曰鬼者周禮大宗伯之職掌建邦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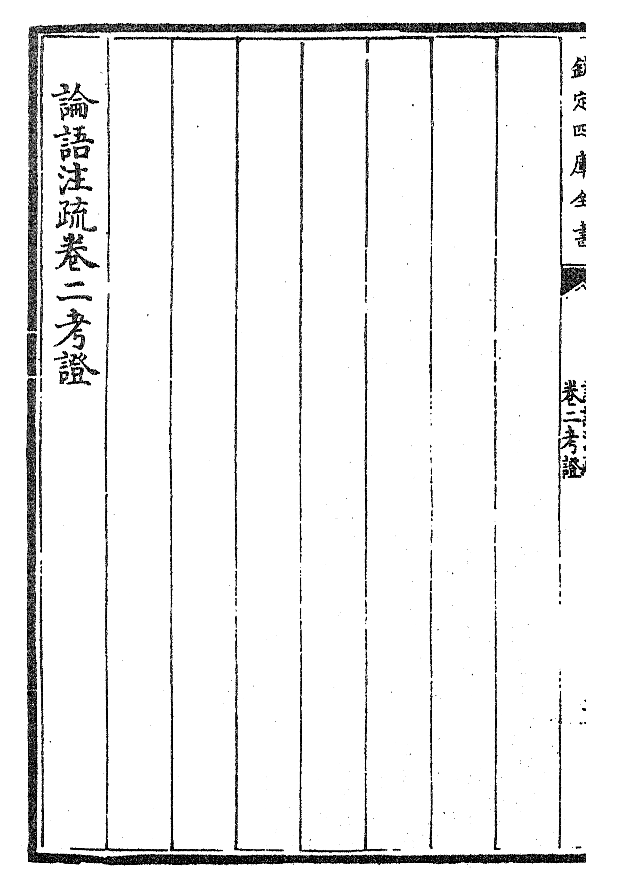
天神人鬼地示之禮是人神曰鬼也左傳曰神不歆非類民不祀非族故非其祖考而祭之者是諂求福也注孔曰至無勇○正義曰若齊之田氏弒君夫子請討之是義所宜為也而魯君不能為討是無勇也

論語注疏卷二

論語注疏卷二考證

爲政章譬如北辰疏北極謂之北辰○陸坒經世驪珠曰類考云先儒皆以天體無星處謂之辰今考星書稱辰不一北極固名北辰而大火亦謂之大辰五行中之水星又謂之辰星十二支謂之十二辰日月星又謂之三辰五行之時亦謂之五辰原其義蓋起于辰位乃星躔之首歲紀之始水星近輔乎日爲行星之長大火天帝之座爲舍星之長長者皆稱辰焉日

月之會謂之辰一歲日月十二會日月所會始于東方蒼龍角亢之星角亢始于辰故以所始者言之曰月星至辰而畢見故稱三辰素問五運起于角軫角軫辰分也故五行之時亦謂五辰然則北辰居所亦謂統星之長耳此說最為明曉只將下衆星句對看便見辰字本位且本文但言居所原祇形其象之尊也自連入北極添出動與不動摹擬遂多反忘卻北辰之辰字正義矣



論語注疏卷二考證



覆校官編修臣蕭際韶

校對官檢討臣郭寅

謄録監生臣何思鈞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

經部

論語注疏卷三至五

詳校官主事銜臣徐以坤



論語注疏卷三

魏何晏集解　唐陸德明音義　宋邢昺疏

佾第三音義凡二十六章 疏正義曰前篇論為政為政之善莫善禮樂禮以安上民樂以移風易俗得之則安失之則危故此篇論禮樂得失也

孔子謂季氏八佾舞於庭是可忍也孰不可忍也注馬曰孰誰也佾列也天子八佾諸侯六卿大夫四士二八人為列八八六十四人魯以周公故受王者禮樂有八

佾之舞季桓子僭於其家廟舞之故孔子譏之音義佾音逸列也注同僭子念反疏正義曰此章論魯卿季氏僭用禮樂之事孔子謂季氏八佾舞於庭者謂者評論之稱季氏魯卿於時當桓子也佾列也舞者八人為列八八六十四人桓子用此八佾舞於家廟之庭故孔子評論而譏之是可忍也孰不可忍也者此孔子所譏之語也孰誰也人之僭禮皆當罪責不可容忍季氏以陪臣而僭天子家難容忍故曰若是可容忍他人更誰不可忍也注馬曰至譏之○正義曰孰誰釋詁文佾列書傳通訓也云天子八佾諸侯六大夫四士二者隱五年左傳文也云八人為列八八六十四人者杜預何休說如此其諸侯用六者六六三十六人大夫四四十六人士二二四人服虔以用六為六八四十八人大夫四為四八三十二人士二為二八十六人今以舞勢宜方行列既減即每行人數亦宜減故同何杜之說天

子所以八佾者案隱五年左傳考仲子之宮將萬焉公問羽數於衆仲對曰天子用八諸侯用六大夫四士二夫舞所以節八音而行八風故自八以下杜預云唯天子得盡物數故以八為列諸侯則不敢用八所謂八音者金石土革絲木匏竹也鄭玄云金鐘鎛也石磬也土塤也革鼓鼗也絲琴瑟也木柷敔也匏笙也竹管簫也所謂八風者服虔以為八卦之風乾音石其風不周坎音革其風廣莫艮音匏其風融震音竹其風明庶巽音木其風清明離音絲其風景坤音土其風涼兌音金其風閶闔又易緯通卦驗云立春調風至春分明庶風至立夏清明風至夏至景風至立秋涼風至秋分閶闔風至立冬不周風至冬至廣莫風至是則天子之舞所以節八音而行八風故八佾也云魯以周公之故受王者禮樂有八佾之舞者此釋季氏所以得僭之由由魯得用之也案禮記祭統云昔者周公旦有勳勞於天下成王康王賜之以重祭朱干玉戚以舞大武八佾以舞大

夏此天子之樂也重周公故以賜魯又明堂位曰命魯公世世祀周公以天子之禮樂是受王者禮樂也然王者禮樂唯得於文王周公廟用之若用之他廟亦為僭也故昭二十五年公羊傳稱昭公謂子家駒曰吾何僭哉答曰朱干玉戚以舞大夏八佾以舞大武此皆天子之禮也是昭公之時僭用他廟也云季桓子僭於家廟舞之故孔子譏之者案經但云季氏知是桓子者以孔子與桓子同時親見其事而譏之故知桓子也何休云僭齊也下效上之辭季氏陪臣也而效君於上故云僭也大夫稱家祭法大夫三廟此經又言於庭魯之用樂見於經傳者皆據廟中祭祀時知此亦僭於其家廟舞之故孔子譏之也

三家者以雍徹注馬曰三家謂仲孫叔孫季孫雍周頌臣工篇名天子祭於宗廟歌之以徹祭今三家亦作此

樂子曰相維辟公天子穆穆奚取於三家之堂注包曰辟公謂諸侯及二王之後穆穆天子之容貌雍篇歌此者有諸侯及二王之後來助祭故也今三家但家臣而已何取此義而作之於堂邪音義雍於容反相息亮反助也辟必亦反君也注同

疏正義曰此章譏三家之僭也三家者以雍徹者此弟子之言將論夫子所識之語故先設此文以為首引三家謂仲孫叔孫季孫雍周頌臣工篇名天子祭於宗廟歌之以徹祭今三家亦作此樂以徹祭故夫子譏之子曰相維辟公天子穆穆奚取於三家之堂者此夫子所識之語也先引詩文後言其不可取之理也相維辟公天子穆穆者此雍詩之文也相助也維辭也辟公謂諸侯及二王之後穆穆天子之容貌雍篇歌此者

有諸侯及二王之後來助祭故也今三家但家臣而已何取此義而作之於堂乎注馬曰至此樂○正義曰三孫同是魯桓公之後桓公適子莊公為君庶子公子慶父公子叔牙公子季友仲孫是慶父之後叔孫是叔牙之後季孫是季友之後其後子孫皆以其仲叔季為氏故有此氏並是桓公子孫故俱稱孫也至仲孫氏後世改仲曰孟孟者庶長之稱也言已是庶不敢與莊公為伯仲叔季之次故取庶長為始也云雍周頌臣工篇名者即周頌臣工之什第七篇也云天子祭於宗廟歌之以徹祭者案周禮樂師云及徹帥學士而歌徹鄭玄云徹者歌雍又小師云徹歌鄭云於有司徹而歌雍是知天子祭於宗廟歌之以徹祭也今三家亦作此樂故夫子譏之也注包曰至堂邪○正義曰云辟公謂諸侯及二王之後者此與毛傳同鄭玄以辟為卿士公謂諸侯為異餘亦同也云穆穆天子之容貌者曲禮云天子穆穆爾雅釋詁云穆穆美也是天子之容貌穆穆然美也

云雍篇歌此者有諸侯及二王之後來助祭故也者將言無諸侯及二王之後助祭則不可歌也云今三家但家臣而已何取此義而作之於堂邪者卿大夫稱家家臣謂家相邑宰之屬來助祭耳何取此雍詩之義而奏作於堂邪邪語辭魯用天子禮樂以雍徹由是三家僭之也

子曰人而不仁如禮何人而不仁如樂何注包曰言人而不仁必不能行禮樂疏正義曰此章言禮樂資仁而行也人而不仁如禮何人而不仁如樂何者如柰也言人而不仁柰此禮樂何謂必不能行禮樂也

林放問禮之本注鄭曰林放魯人子曰大哉問禮與其奢也寧儉喪與其易也寧戚注包曰易和易也言禮之

本意失於奢不如儉喪失於和易不如哀戚音義易以豉反包云和易注同鄭云簡戚千歷反疏正義曰此章明禮之本意也林放問禮之本者林放魯人也問於夫子禮之本意如何子曰大哉問者夫子將答禮本先嘆美之也禮之末節人尚不知林放能問其本其意非小故曰大哉問也禮與其奢也寧儉喪與其易也寧戚者此夫子所答禮本也奢汰侈也儉約省也易和易也戚哀戚也與猶等也奢與儉易與戚等俱不合禮但禮不欲失於奢寧失於儉喪不欲失於易寧失於戚言禮之本意禮失於奢不如儉喪失於和易不如哀戚

子曰夷狄之有君不如諸夏之亡也注包曰諸夏中國亡無也疏正義曰此章言中國禮義之盛而夷狄無也舉夷狄則戎蠻可知諸夏中國也亡無也言

夷狄雖有君長而無禮義中國雖偶無君若周召共和之年而禮義不廢故曰夷狄之有君不如諸夏之亡也注包曰諸夏中國○正義曰此及閔元年左氏傳皆言諸夏襄四年左傳魏絳云諸夷必叛華夏皆謂中國而謂之華夏者夏大也言有禮儀之大有文章之華也

季氏旅於泰山子謂冉有曰女弗能救與注馬曰旅祭名也禮諸侯祭山川在其封內者今陪臣祭泰山非禮也冉有弟子冉求時仕於季氏救猶止也對曰不能子曰嗚呼曾謂泰山不如林放乎注包曰神不享非禮林放尚知問禮泰山之神反不如林放邪欲誣而祭之音

旅音呂馬云祭名按祭山曰旅與音餘嗚呼義本或作烏乎音同曾則登反則也享許丈反

疏正義曰此章譏季氏非禮祭泰山也季氏旅於泰山者旅祭名也禮諸侯祭山川在其封内者今陪臣祭泰山非禮也子謂冉有曰女弗能救與者冉有弟子冉求時仕於季氏救猶止也夫子見季氏非禮而祭泰山故以言謂弟子冉有曰女既臣於季氏知其非禮即合諫止女豈不能諫止與與語辭對曰不能者言季氏僭濫已不能諫止也子曰嗚呼曾謂泰山不如林放乎者孔子歎其失禮故曰嗚呼曾之言則也夫神不享非禮林放尚知問禮況泰山之神豈反不如林放乎而季氏欲誣罔而祭之也言泰山之神必不享季氏之祭若其享之則是不如林放也注馬曰至止也○正義曰云旅祭名者周禮大宗伯職云國有大故則旅上帝及四望鄭注云故謂凶烖旅陳也陳其祭事以祈焉禮不如祀之備也故知旅祭名也云禮諸侯祭山川在其封内者王制云諸侯祭

名山大川之在其地者是也云今陪臣祭泰山非禮也者陪重也諸侯既為天子之臣故謂諸侯之臣為陪臣泰山在魯封内故魯得祭之今季氏亦祭故云非禮云冉有弟子冉求者史記弟子傳云冉求字子有少孔子二十九歲鄭玄曰魯人

子曰君子無所爭必也射乎注孔曰言於射而後有爭揖讓而升下而飲注王曰射於堂升及下皆揖讓而相飲其爭也君子注馬曰多算飲少算君子之所爭音義爭責衡反爭鬭之爭絶句必也射乎鄭讀以必也絶句飲王於鴆反又如字

疏正義曰此章言射禮有君子之風也君子無所爭者言君子之人謙卑自牧無所競爭也必也射乎者君子雖於他事無爭其或有爭必

也於射禮爭言於射而後有爭也揖讓而升下而飲者禮射於堂將射升堂及射畢而下勝飲不勝其耦皆以禮相揖讓也其爭也君子者射者爭中正鵠而已不同小人厲色援臂故曰其爭也君子注孔曰至有爭○正義曰鄭注射義云飲射爵者亦揖讓而升降勝者袒決遂執張弓不勝者襲說決拾卻左手右加弛弓於其上而升飲君子恥之是以射則爭中是於射而後有爭注王曰至相飲○正義曰云射於堂升及下皆揖讓而相飲者儀禮大射云耦進上射在左並行當階北面揖及階揖升堂揖皆當其物北面揖及物揖射畢北面揖揖如升射是射時升降揖讓也大射又云飲射爵之時勝者皆袒決遂執張弓不勝者皆襲說決拾卻左手右加弛弓于其上遂以執弣揖如始升射及階勝者先升升堂少右不勝者進北面坐取豐上之觶立卒觶坐奠於豐下興揖不勝者先降是飲射爵之時揖讓升降也注馬曰至所爭○正義曰云多算飲少算者算籌也鄉射

禮曰箭籌八十長尺有握握素是也多筭謂勝者少筭謂不勝者勝飲不勝而相揖讓故曰君子之所爭也

子夏問曰巧笑倩兮美目盼兮素以為絢兮何謂也注馬曰倩笑貌盼動目貌絢文貌此上二句在衛風碩人之二章其下一句逸也子曰繪事後素注鄭曰繪畫文也凡繪畫先布衆色然後以素分布其間以成其文喻美女雖有倩盼美質亦須禮以成之曰禮後乎注孔曰孔子言繪事後素子夏聞而解知以素喻禮故曰禮後乎子曰起予者商也始可與言詩已矣注包曰予我也

孔子言子夏能發明我意可與共言詩音義倩七練反盼普莧反動目貌字林云美目也又匹簡反又匹莧反絢呼縣反馬云文貌鄭云文成章曰絢繪胡對反本又作繢同畫文也喻如字又夷往反解音蟹疏正義曰此章言成人須禮也子夏問曰巧笑倩兮美目盼兮素以為絢兮何謂也者倩笑貌盼動目貌絢文貌此衛風碩人之篇閔莊姜美而不見荅之詩也言莊姜既有巧笑美目倩盼之容又能以禮成文絢然素喻禮也子夏讀詩至此三句不達其旨故問夫子何謂也子曰繪事後素者孔子舉喻以荅子夏也繪畫文也凡繪畫先布衆色然後以素分布其間以成其文喻美女雖有倩盼美質亦須禮以成之也曰禮後乎者此子夏語子夏聞孔子言繪事後素即解其旨知以素喻禮故曰禮後乎子曰起予者商也始可與言詩已矣者起發也予我也商子夏名孔子言能發明我意者是子夏也始可與共言詩也注

馬曰至逸也○正義曰云此上二句在衛風碩人之二章者案今毛詩碩人四章章七句其二章曰手如柔荑膚如凝脂領如蝤蠐齒如瓠犀螓首蛾眉巧笑倩兮美目盼兮是也云其下一句逸者今毛詩無此一句故曰逸言之逸也注鄭曰至其文○正義曰案考工記云畫繢之事雜五色下云畫繢之事後素功是知凡繪畫先布衆色然後以素分布其間以成其文章也

子曰夏禮吾能言之杞不足徵也殷禮吾能言之宋不足徵也注包曰徵成也杞宋二國名夏殷之後夏殷之禮吾能說之杞宋之君不足以成也文獻不足故也足則吾能徵之矣注鄭曰獻猶賢也我不以禮成之者以

此二國之君文章賢才不足故也疏正義曰此章言夏商之後不能行先王之禮也夏禮吾能言之杞不足徵也殷禮吾能言之宋不足徵也者徵成也杞宋二國名夏殷之後也孔子言夏殷之禮吾能說之但以杞宋之君闇弱不足以成之也文獻不足故也足則吾能徵之矣者此又言不足徵之意獻賢也孔子言我不以禮成之者以此二國之君文章賢才不足故也注包曰至成也○正義曰徵成釋詁文云杞宋二國名夏殷之後者樂記云武王克殷下車而封夏后氏之後於杞封殷之後於宋是也

子曰禘自既灌而往者吾不欲觀之矣注孔曰禘祫之禮爲序昭穆故毀廟之主及羣廟之主皆合食於大祖灌者酌鬱鬯灌於大祖以降神也既灌之後列尊卑序

昭穆而魯逆祀躋僖公亂昭穆故不欲觀之矣音義禘大計反又祭也灌古亂反注同祫戶夾反為于偽反昭常遥反說文作佋下同大音泰下同鬯勅亮反躋子兮反

疏正義曰此章言魯禘祭非禮之事禘者五年大祭之名灌者將祭酌鬱鬯於大祖以降神也既灌之後列尊卑序昭穆而魯逆祀躋僖公亂昭穆故孔子曰禘祭自既灌以往吾則不欲觀之也注孔曰至觀之○正義曰云禘祫之禮為序昭穆故毀廟之主及羣廟之主皆合食於大祖者鄭玄曰魯禮三年喪畢而祫於大祖明年春禘於羣廟自爾之後五年而再殷祭以遠主初始入祧新死之主又當與先君相接故禮因是而為大祭以審序昭穆故謂之禘禘者諦也言使昭穆之次審諦而不亂也祫者合也文二年公羊傳曰大祫者何合祭也其合祭奈何毀廟之主陳於大祖未毀廟之主皆升合食於大祖是也云灌者酌鬱鬯灌於大祖以降神者

郊特牲云周人尚臭灌用鬯臭鬱合鬯臭陰達於淵泉灌以圭璋用玉氣也既灌然後迎牲致陰氣也鄭注云灌謂以圭瓚酌鬯始獻神也鬱鬱金草釀秬為酒煮鬱金草和之其氣芬芳調暢故曰鬱鬯言未殺牲先酌鬱鬯酒灌地以求神於大祖廟也云既灌之後列尊卑序昭穆者言既灌地降神之後始列木主以尊卑陳列大祖前大祖東鄉昭南鄉穆北鄉其餘孫從王父父曰昭子曰穆昭取其鄉明穆取其北面尚敬三年一祫五年一禘禘所以異於祫者毀廟之主陳於太祖與祫同未毀廟之主則各就其廟而祭也云而魯逆祀躋僖公亂昭穆故不欲觀之者春秋文二年秋八月丁卯大事于大廟躋僖公公羊傳曰躋者何升也何言乎升僖公譏何譏爾逆祀也何休云升謂西上禮昭穆指父子近取法春秋惠公與莊公當同南面西上隱桓與閔僖亦當同北面西上繼閔者在下文公緣僖公於閔公為庶兄置僖公於閔公上失先後之義故譏之是知當閔在僖

上今升僖先閔故云逆祀二公位次之逆非昭穆亂也此注云亂昭穆及魯語云將躋僖公宗有司曰非昭穆也弗忌曰我為宗伯明者為昭其次為穆何常之有如彼所言又似閔僖異昭穆者位次之逆如昭穆之亂假昭穆以言之非謂異昭穆也若兄弟相代即異昭穆設令兄弟四人皆立為君則祖父之廟即已從毀知其理必不然故先儒無作此說以此逆祀失禮故孔子不欲觀之也

或問禘之說子曰不知也注孔曰答以不知者為魯諱知其說者之於天下也其如示諸斯乎指其掌注包曰孔子謂或人言知禘禮之說者於天下之事如指示掌中之物言其易了音義易以豉反疏正義曰此章言諱國惡之禮也或問禘之說者

或人問孔子禘祭之禮其說如何子曰不知也者孔子答言不知禘禮之說答以不知者爲魯諱諱國惡禮也若其說之當云禘之禮序昭穆時魯躋僖公亂昭穆說之則彰國之惡故但言不知也知其說者之於天下也其如示諸斯乎也者諸於也斯此也孔子既答或人以不知禘禮之說若不更說恐或人以爲己實不知無以明其諱國惡且恐後世以爲禘祭之禮聖人不知而致廢絶更爲或人言此也言知禘禮之說者於天下之事其如指示於此掌中之物言其易了也指其掌者此句弟子作論語時言也當時孔子舉一手伸掌以一手指之以示或人曰其如示諸斯乎弟子等恐人不知示諸斯謂指示何等物故著此一句言是時夫子指其掌也

祭如在注孔曰言事死如事生祭神如神在注孔曰謂祭百神子曰吾不與祭如不祭注包曰孔子或出或病

而不自親祭使攝者為之不致肅敬於心與不祭同音

義不與之與音預疏正義曰此章言孔子重祭禮祭如在者謂生也祭神如神在者謂祭百神亦如神之存在而致敬也子曰吾不與祭如不祭者孔子言我若親行祭事則必致其恭敬我或出或病而不自親祭使人攝代己為之不致肅敬於心與不祭同注謂祭百神○正義曰百神謂宗廟之外皆是言百神舉成數

王孫賈問曰與其媚於奥寧媚於竈何謂也注孔曰王孫賈衛大夫奥内也以喻近臣竈以喻執政賈執政者欲使孔子求昵之微以世俗之言感動之也子曰不然

獲罪於天無所禱也注孔曰天以喻君孔子拒之曰如獲罪於天無所禱於衆神

音義 媚美記反奧烏報反孔云内也鄭云西南隅昵女乙反亦作暱禱丁老反一音都報反

疏 正義曰此章言夫子守禮不求媚於人也王孫賈者衛執政大夫也問曰與其媚於奧寧媚於竈何謂也者媚趣嚮也奧内也謂室内西南隅也以其隱奧故尊者居之其處雖尊而閒靜無事以喻近臣雖尊不執政柄無益於人也竈者飲食之所由雖處卑褻為家之急用以喻國之執政位雖卑下而執賞罰之柄有益於人也此二句世俗之言也言與其趣於閒靜之奧寧若趣於急用之竈以喻其求於無事之近臣寧若求於用權之執政王孫賈時執國政舉此二句佯若不達其理問於孔子曰何謂也欲使孔子求媚親昵於己故微以世俗之言感動之也子曰不然獲罪於天無所禱也者孔子拒賈之辭

也然如此也言我則不如世俗之言也天以喻君獲猶得也我道之行否由於時君無求於衆臣如得罪於天無所禱於衆神

子曰周監於二代郁郁乎文哉吾從周注孔曰監視也言周文章備於二代當從之音義監古暫反觀也視也郁於六反疏正義曰此章言周之禮文尤備也周監於二代郁郁乎文哉者監視也二代謂夏商郁郁文章貌言以今周代之禮法文章迴視夏商二代則周代郁郁乎有文章哉吾從周者言周之文章備於二代故從而行之也

子入大廟注包曰大廟周公廟孔子仕魯魯祭周公而助祭也每事問或曰孰謂鄹人之子知禮乎入大廟每

事問注孔曰鄹孔子父叔梁紇所治邑時人多言孔子知禮或人以為知禮者不當復問子聞之曰是禮也注孔曰雖知之當復問慎之至也音義大音泰注及下同鄹側留反邑名紇恨沒反又恨發反復扶又反

疏正義曰此章言夫子慎禮也子入大廟者子謂孔子太廟周公廟孔子仕魯魯祭周公而助祭故得入之也每事問者言太廟之中禮器之屬每事輒問於令長也或曰孰謂鄹人之子知禮乎入太廟每事問者孰誰也鄹人魯鄹邑大夫孔子父叔梁紇也或有人曰誰謂鄹大夫之子知禮者也時人多言孔子知禮或人以為知禮者不當復問何為入太廟而每事問乎意以為孔子不知禮子聞之曰是禮也者孔子聞或人之譏乃言其問之意以宗廟之禮當須重慎不可輕言雖已知之當更復問慎之至也注

包曰至助祭也○正義曰云太廟周公廟者文十三年公羊傳曰周公稱太廟魯公稱世室羣公稱宮故知太廟周公廟也云孔子仕魯者史記孔子世家云孔子貧且賤及長嘗為季氏史而料量平嘗為司職吏而畜蕃息由是為司空其後定公以孔子為中都宰一年四方皆則之由中都宰為司空由司空為大司寇攝相事是仕魯由是故得與助祭也注孔曰至治邑○正義曰云鄹孔子父叔梁紇所治邑者古謂大夫守邑者以邑冠之呼為某人孔子父鄹邑大夫左傳稱鄹人紇故此謂孔子為鄹人之子也左傳成二年云新築人仲叔于奚杜注云于奚守新築大夫即此類也

子曰射不主皮注馬曰射有五善焉一曰和志體和二曰和容有容儀三曰主皮能中質四曰和頌合雅頌五

曰興武與舞同天子三侯以熊虎豹皮為之言射者不但以中皮為善亦兼取和容也為力不同科古之道也

注馬曰為力力役之事亦有上中下設三科焉故曰不同科

音義 中丁仲反下同科苦和反

疏 正義曰此章明古禮也射不主皮者言古者射禮張布為侯而棲熊虎豹之皮於中而射之射有五善焉不但以中皮為善亦兼取禮樂容節也周衰禮廢射者無復禮容但以主皮為善故孔子抑之云古之射者不主皮也為力不同科者言古者為力役之事亦有上中下設三科焉周衰政失力役之事貧富兼并強弱無別而同為一科故孔子非之云古之為力役不如今同科也古之道也者結上二事皆前古所行之道也注馬曰至和容也○正義曰云射有五善焉者言射禮有五種之善下

所引是也云一曰和至五曰興舞皆周禮鄉大夫職文也云志體和至興舞同皆馬融解義語案彼云退而以鄉射之禮五物詢衆庶一曰和二曰容三曰主皮四曰和容五曰興舞注云以用也行鄉射之禮而以五物詢於衆民鄭司農云詢謀也問於衆庶寧復有賢能者和謂閨門之内行也容謂容貌也主皮謂善射射所以觀士也故書舞為無杜子春讀和容為和頌謂能為樂也無讀為舞謂能為六舞玄謂和載六德容包六行也庶民無射禮因田獵分禽則有主皮主皮者張皮射之無侯也主皮和容興舞則六藝之射與禮與樂是也今此注二曰和容行和字五曰興武武當為舞聲之誤也云天子三侯以熊虎豹皮為之者周禮天官司裘職云王大射則共虎侯熊侯豹侯設其鵠諸侯則共熊侯豹侯卿大夫則共麋侯皆設其鵠注云大射者為祭祀射王將有郊廟之事以射擇諸侯及羣臣與邦國所貢之士可以與祭者射者可以觀德行其容體比於禮其節

比於樂而中多者得與於祭諸侯謂三公及王子弟封於畿內者卿大夫亦皆有采地焉其將祀其先祖亦與羣臣射以擇之凡大射各於其射宮侯者其所射也以虎熊豹麋之皮飾其側又方制之以為章謂之鵠著於侯中所謂皮侯王之大射虎侯王所自射也熊侯諸侯所射豹侯卿大夫以下所射諸侯之大射熊侯諸侯所自射豹侯羣臣所射卿大夫之大射麋侯君臣共射焉凡此侯道虎九十弓熊七十弓豹麋五十弓列國之諸侯大射大侯亦九十參七十干五十遠尊得伸可同耳所射正謂之侯者天子中之則能服諸侯諸侯以下中之則得為諸侯鄭司農云鵠鵠毛也方十尺曰侯四尺曰鵠二尺曰正四寸曰質玄謂侯中之大小取數於侯道鄉射禮曰弓二寸以為侯中則九十弓者侯中廣丈八尺七十弓者侯中廣丈四尺五十弓者侯中廣一丈尊卑異等此數明矣考工記曰梓人為侯廣與崇方參分其廣而鵠居一焉然則侯中丈八尺者鵠方六尺侯

中丈四尺者鵠方四尺六寸大半寸侯中一丈者鵠方三尺三寸少半寸謂之鵠者取名於鳱鵠鳱鵠小鳥而難中是以中之為雋亦取鵠之言較較者直也射所以直己志用虎熊豹麋之皮示服猛討迷惑者射者大禮故取義衆也士不大射士無臣祭無所擇也

子貢欲去告朔之餼羊注鄭曰牲生曰餼禮人君每月告朔於廟有祭謂之朝享魯自文公始不視朔子貢見其禮廢故欲去其羊子曰賜也爾愛其羊我愛其禮注包曰羊存猶以識其禮羊亡禮遂廢音義去起呂反注同告古篤反餼許氣反牲生曰餼朝直遥反又張遥反疏正義曰此章言孔子不欲廢禮也子貢欲去告朔之餼羊者牲

生曰餼禮人君每月告朔於廟因有祭謂之朝享魯自文公怠於政禮始不視朔廢朝享之祭有司仍供備其羊子貢見其禮廢故欲并去其羊也子曰賜也爾愛其羊我愛其禮者此孔子不許子貢之欲去羊故呼其名而謂之曰賜也爾以為既廢其禮虛費其羊故欲去之是愛其羊也我以為羊存猶以識其禮羊亡禮遂廢所以不去其羊欲使後世見此告朔之羊知有告朔之禮庶或復行之是愛其禮也注鄭曰至視朔○正義曰云牲生曰餼者僖三十三年左傳曰餼牽竭矣餼與牽相對牽是牲可牽行則餼是已殺殺又非熟故解者以為腥曰餼謂生肉未煮者也其實餼亦是生哀二十四年左傳云晉師乃還餼臧石牛是以生牛賜之也此及聘禮注皆云牲生曰餼由不與牽相對故為生也云禮每月告朔於廟有祭謂之朝享者案周禮太史頒告朔于邦國鄭玄云天子頒朔於諸侯諸侯藏之祖廟至朔朝於廟告而受行之此云子貢欲去告朔之餼羊是用生

羊告於廟謂之告朔人君即以此日聽視此朔之政謂之視朔文十六年公四不視朔僖五年傳曰公既視朔是也視朔者聽治此月之政亦謂之聽朔玉藻云天子聽朔於南門之外是也其日又以禮祭於宗廟謂之朝廟周禮謂之朝享司尊彝云追享朝享是也其歲首為之則謂之朝正襄二十九年正月公在楚傳曰釋不朝正于廟是也告朔視朔聽朔朝廟享廟朝正二禮各有三名同日而為之也必於月朔為此告朔聽朔之禮者杜預春秋釋例曰人君者設官分職以為民極遠細事以全委任之責縱諸下以盡知力之用總成敗以效能否執八柄以明誅賞故自非機事皆委任焉誠信足以相感事實盡而不擁故受位居職者思効忠善日夜自進而無所顧忌也天下之細事無數一日二日萬端人君之明有所不照人君之力有所不堪則不得不借問近習有時而用之如此則六鄉六遂之長雖躬履此事躬造此官當皆移聽於內官回心於左右政之粃亂常

必由此聖人知其不可故簡其事因月朔朝廟遷坐正位會羣吏而聽大政考其節敬其所行而決其煩疑非徒議將然也乃所以考已然又恐其容聽之亂公也故顯聚以斷之是以上下交泰官人以理萬民以察天下以治也每月之朔必朝於廟因聽政事事敬而禮成故告以特羊然則朝廟朝正告朔視朔皆同日之事所從言異耳是言聽朔朝廟之義也王藻說天子朝廟之禮云聽朔於南門之外諸侯皮弁聽朔於太廟鄭玄以為明堂在國之陽南門之外謂明堂也諸侯告朔以特羊則天子以特牛與天子用特牛告其帝及其神配以文王武王諸侯用特羊告太祖而已杜預以明堂與祖廟為一但明堂是祭天之處天子告朔雖杜之義亦應告人帝朝享即月祭是也祭法云王立七廟曰考廟王考廟皇考廟顯考廟祖考廟皆月祭之二祧享嘗乃止諸侯立五廟曰考廟王考廟皇考廟皆月祭之顯考廟祖考廟享嘗乃止然則天子告朔於明堂朝享於五廟諸

侯告朔於太廟朝享自皇考以下三廟耳皆先告朔後朝廟朝廟小於告朔文公廢其大而行其小故春秋文公六年經云閏月不告朔猶朝于廟公羊傳曰猶者可止之辭也天子玄冕以視朔皮弁以日視朝諸侯皮弁以聽朔朝服以日視朝其閏月則聽朔於明堂闔門左扉立於其中聽政於路寢門終月故於文王在門為閏云魯自文公始不視朔者即文六年閏月不告朔是也

子曰事君盡禮人以為諂也注孔曰時事君者多無禮故以有禮者為諂音義盡津忍反諂勑檢反疏正義曰此章疾時臣事君多無禮也言若有人事君盡其臣禮謂將順其美及善則稱君之類而無禮之人反以為諂佞也

定公問君使臣臣事君如之何注孔曰定公魯君謚時

臣失禮定公患之故問之孔子對曰君使臣以禮臣事君以忠**疏**正義曰此章明君臣之禮也定公問君使臣臣事君如之何者定公魯君也時臣失禮君不能使定公患之故問於孔子曰君之使臣及臣之事君當如之何也孔子對曰君使臣以禮臣事君以忠者言禮可以安國家定社稷止由君不用禮則臣不竭忠故對曰君之使臣以禮則臣必事君以忠也注定公魯君諡○正義曰云定公魯君諡者魯世家云定公名宋襄公之子昭公之弟以敬王十一年即位諡法安民大慮曰定

子曰關雎樂而不淫哀而不傷注孔曰樂不至淫哀不至傷言其和也**音義**雎七餘反哀如字毛詩箋改哀為衷**疏**正義曰此章言正樂之和

也關雎者詩國風周南首篇名興后妃之德也詩序云樂得淑女以配君子憂在進賢不淫其色是樂而不淫也哀窈窕思賢才而無傷善之心焉是哀而不傷也樂不至淫哀不至傷言其正樂之和也

哀公問社於宰我宰我對曰夏后氏以松殷人以柏周人以栗曰使民戰栗注孔曰凡建邦立社各以其土所宜之木宰我不本其意妄為之說因周用栗便云使民戰栗子聞之曰成事不說注包曰事已成不可復解說遂事不諫注包曰事已遂不可復諫止既往不咎注包曰事已往不可復追咎孔子非宰我故歷言此三者欲

使慎其後音義社如字鄭本作主云主田主謂社復扶又反下同咎其久反疏正義曰此章明立社所用木也哀公問社於宰我者哀公魯君也社五土之神也凡建邦立社各以其土所宜木哀公未知其禮故問於弟子宰我也宰我對曰夏后氏以松殷人以柏周人以栗曰使民戰栗者三代立社各以其土所宜木故宰我舉之以對哀公也但宰我不本其土宜之意因周用栗便妄為之說曰周人以栗者欲使其民戰栗故也子聞之曰成事不說遂事不諫既往不咎者孔子聞宰我對哀公使民戰栗知其虛妄無如之何故曰事已成不可復解說也事已遂不可復諫止也事已往不可復追咎也歷言此三者以非之欲使慎其後也注孔曰至之木○正義曰云凡建邦立社各以其土所宜之木者以社者五土之總神故凡建邦立國必立社也夏都安邑宜松殷都亳宜柏周都豐鎬宜栗是各以其土所宜木也謂用其木以為社主張包周本以為哀

公問主於宰我先儒或以為宗廟主者杜元凱何休用之以解春秋亦為宗廟主今所不取

子曰管仲之器小哉注言其器量小也或曰管仲儉乎注包曰或人見孔子小之以為謂之大儉曰管氏有三歸官事不攝焉得儉注包曰三歸娶三姓女婦人謂嫁曰歸攝猶兼也禮國君事大官各有人大夫兼并今管仲家臣備職非為儉然則管仲知禮乎注包曰或人以儉問故答以安得儉或人聞不儉便謂為得禮曰邦君樹塞門管氏亦樹塞門邦君為兩君之好有反坫管氏

亦有反坫注鄭曰反坫反爵之坫在兩楹之間人君别内外於門樹屏以蔽之若與鄰國為好會其獻酢之禮更酌酌畢則各反爵於坫上今管仲皆僭為之如是是不知禮管氏而知禮孰不知禮音義量音亮大儉音泰一音他賀反焉於度反為兩于偽反又如字好呼報反坫丁念反别彼列反酢才洛反一本作酬更音庚疏正義曰此章言管仲僭禮也子曰管仲之器小哉者管仲齊大夫管夷吾也孔子言其器量小也或曰管仲儉乎者或人見孔子言管仲器小以為謂其大儉故問曰管仲儉乎曰管氏有三歸官事不攝焉得儉者孔子答或人以管仲不儉之事也婦人謂嫁曰歸攝猶兼也焉猶安也禮大夫雖有妾媵嫡妻唯娶一姓今管仲娶三姓之女故曰有

三歸禮國君事大官各有人大夫雖得有家臣不得每事立官當使一官兼攝餘事今管仲家臣備職奢豪若此安得為儉也然則管仲知禮乎者或人聞孔子言管仲不儉便謂為得禮故又問曰然則管仲是知禮之人乎曰邦君樹塞門管氏亦樹塞門邦君為兩君之好有反坫管氏亦有反坫者此孔子又為或人說管仲不知禮之事也邦君諸侯也屏謂之樹人君別內外於門樹屏以蔽塞之大夫當以簾蔽其位耳今管仲亦如人君樹屏以塞門也反坫反爵之坫在兩楹之間人君與鄰國為好會其獻酢之禮更酌酌畢則各反爵於坫上大夫則無之今管仲亦有反爵之坫僭濫如此是不知禮也管氏而知禮孰不知禮者孔子舉其僭禮於上而以此言非之孰誰也言若謂管氏而為知禮更誰為不知禮言唯管氏不知禮也注婦人謂嫁曰歸○正義曰云婦人謂嫁曰歸者隱二年公羊傳文何休曰婦人生以父母為家嫁以夫為家故謂嫁曰歸明有三歸之道也

注鄭曰至坫上○正義曰云反坫反爵之坫在兩楹之間者以鄉飲酒是鄉大夫之禮尊於房戶間燕禮是燕己之臣子敬尊於東楹之西若兩君相敵則尊於兩楹間故其坫在兩楹間也云人君別內外於門樹屏以蔽之者釋宮云屏謂之樹郭璞曰小牆當門中郊特牲云臺門而旅樹鄭玄云此皆諸侯之禮也旅道也屏謂之樹樹所以蔽行道管氏樹塞門塞猶蔽也禮天子外屏諸侯內屏大夫以簾士以帷是也云若與鄰國為好會其獻酢之禮更酌酌畢則各反爵於坫上者熊氏云主君獻賓賓筵前受爵飲畢反此虛爵於坫上於西階上拜主人於阼階上答拜賓於坫取爵洗爵酌以酢主人主人受爵飲畢反此虛爵於坫上主人阼階上拜賓答拜是賓主飲畢反爵於坫上也而云酌畢各反爵於坫上者文不具耳其實當飲畢

子語魯大師樂曰樂其可知也始作翕如也注大師樂

官名五音始奏翕如盛從之純如也注從讀曰縱言五音既發放縱盡其音聲純純和諧也皦如也注言其音節明也繹如也以成注縱之以純如皦如繹如言樂始作翕如而成於三音義語魚據反大音泰注同翕許及反何晏云盛也鄭云變動貌從何讀為縱子用反放縱也鄭云八音皆作皦古了反其音節奏分明也鄭云清別之貌繹音亦鄭云志意條達之貌

疏正義曰此章明樂子語魯大師樂者大師樂官名猶周禮之大司樂也於時魯國禮樂崩壞故孔子以正樂之法語之使知也曰樂其可知也者言作正樂之法可得而知也謂如下文始作翕如也者言正樂始作則五音翕然盛也翕盛貌如皆語辭從之純如也者從讀曰縱謂放縱也純和也言五音既發放縱盡其音

聲純純和諧也皦如也者皦明也言其音節分明也繹如也者言其音絡繹然相續不絕也以成者言樂始作翕如又縱之以純如皦如繹如則正樂以之而成也

儀封人請見注鄭曰儀蓋衛邑封人官名曰君子之至於斯也吾未嘗不得見也從者見之注包曰從者弟子隨孔子行者通使得見出曰二三子何患於喪乎天下之無道也久矣注孔曰語諸弟子言何患於夫子聖德之將喪亡邪天下之無道已久矣極衰必盛天將以夫子為木鐸注孔曰木鐸施政教時所振也言天將命孔

子制作法度以號令於天下音義見賢遍反從才用反喪息浪反注同語魚
據反鐸直畧反木鐸金鈴疏正義曰此章明夫子之德
木舌施政教之所振也天將命之使其定禮樂也
儀封人請見者衛國儀邑典封疆之人請告於孔子從
者欲見孔子也曰君子之至於斯也吾未嘗不得見也
者此所請辭也嘗曾也言往者有德之君子至於我斯
地也吾嘗得見之未曾有不得見者也從者見之者從
者謂弟子隨孔子行者既見其請故為之紹介通使得
見也出曰二三子何患於喪乎者儀封人既請見夫子
出門乃語諸弟子曰二三子何須憂患於夫子聖德之
將喪亡乎天下之無道也久矣者此封人又說孔子聖
德不喪之由也言事不常一盛必有衰衰極必盛今天
下之衰亂無道亦已久矣言拯弱興衰屬在夫子天將
以夫子為木鐸者木鐸金鈴木舌施政教時所振也言
天將命孔子制作法度以號令於天下如木鐸以振文

教也注鄭曰儀蓋至官名○正義曰云儀蓋衛邑者以
左傳衛侯入於夷儀疑與此是一故云蓋衛邑也云封
人官名者周禮封人掌為畿封而樹之鄭玄云畿上有
封若今時界也天子封人職典封疆則知諸侯封人亦
然也左傳言潁谷封人祭仲足為祭封人宋高哀為蕭
封人此云儀封人皆以地名封人蓋職典封疆居在邊
邑潁谷儀祭皆是國之邊邑也注通使得見○正義曰
云通使得見者見謂為之紹介使之見也若左傳云乃
見鱄設諸焉莽豹見宗魯於公孟亦然注孔曰至振也
○正義曰云木鐸施政教時所振也者禮有金鐸木鐸
鐸是鈴也其體以金為之明舌有金木之異知木鐸是
木舌也周禮教鼓人以金鐸通鼓大司馬教振旅兩司
馬執鐸明堂位云振木鐸於朝是武事振金鐸文事振
木鐸此云木鐸施政教時所振者所以振文教是也
子謂韶盡美矣又盡善也注孔曰韶舜樂名謂以聖德

受禪故盡善謂武盡美矣未盡善也注孔曰武武王樂也以征伐取天下故未盡善音義韶常遥反舜樂名盡津忍反疏正義曰此章論韶武之樂子謂韶盡美矣又盡善也者韶舜樂名韶紹也德能紹堯故樂名韶言韶樂其聲及舞極盡其美揖讓受禪其聖德又盡善也謂武盡美矣未盡善也者武周武王樂以武得民心故名樂曰武言武樂音曲及舞容則極盡美矣然以征伐取天下不若揖讓而得故其德未盡善也注孔曰至盡善○正義曰云韶舜樂名者樂記云韶繼也注云韶紹也言舜之道德繼紹於堯也元命包曰舜之時民樂紹堯業虞書益稷云簫韶九成鳳凰來儀是韶為舜樂名也云謂以聖德受禪故盡善者書序云昔在帝堯聰明文思光宅天下將遜于位讓于虞舜孔安國云老使攝遂禪之禪即讓也是以聖德受禪也注孔曰至未盡善○正義曰云武武

王樂也者禮器云樂也者樂其所自成注云作樂者緣民所樂於己之功然則以武王用武除暴為天下所樂故謂其樂為武樂武樂為一代大事故歷代皆稱大也云以征伐取天下故未盡善者以臣伐君雖曰應天順人不若揖讓而受故未盡善也

子曰居上不寬為禮不敬臨喪不哀吾何以觀之哉疏正義曰此章總言禮意居上位者寬則得衆不寬則失於苛刻凡為禮事在於莊敬不敬則失於傲惰親臨死喪當致其哀不哀則失於和易凡此三失皆非禮意人或若此不足可觀故曰吾何以觀之哉

論語注疏卷三

論語注疏卷三考證

三家者章注疏仲孫是慶父之後叔孫是叔牙之後季孫是季友之後其後子孫皆以其仲叔季爲氏○臣宗楷按纂疏引胡氏云三家皆魯威公庶子初以仲叔季爲氏後加孫字公子之子稱公孫也仲改爲孟者庶子自爲長少不敢與嫡子莊公爲伯仲叔季以公孫不敢祖諸侯也故自以庶長爲孟至杜預作公子譜則云以仲慶父之故遂改爲孟與正義不合

禘自旣濯而往者鄭注禘祫之禮為序昭穆故毁廟之主及羣廟之主皆合食於太祖○臣宗楷按馬融王肅皆云禘大祫小鄭注二禮則云祫大禘小賈逵劉歆則云一祭二名禮無差降考趙伯循引曾子問春秋傳以明祫之為合如諸儒之說禘則直祭祖所自出而以其祖配但設兩位而不及羣廟之主集註遵之然孔頴達正義曰禘所以異於祫者毁廟之主陳於太祖廟與祫同未毁廟之主則各就其廟而祭是

禘亦陳有毀廟之主不止設兩位矣故後漢張純曰

禘者諦也審諦昭穆之次使不亂也

器小章有反坫注反爵之坫在兩楹之間○臣宗楷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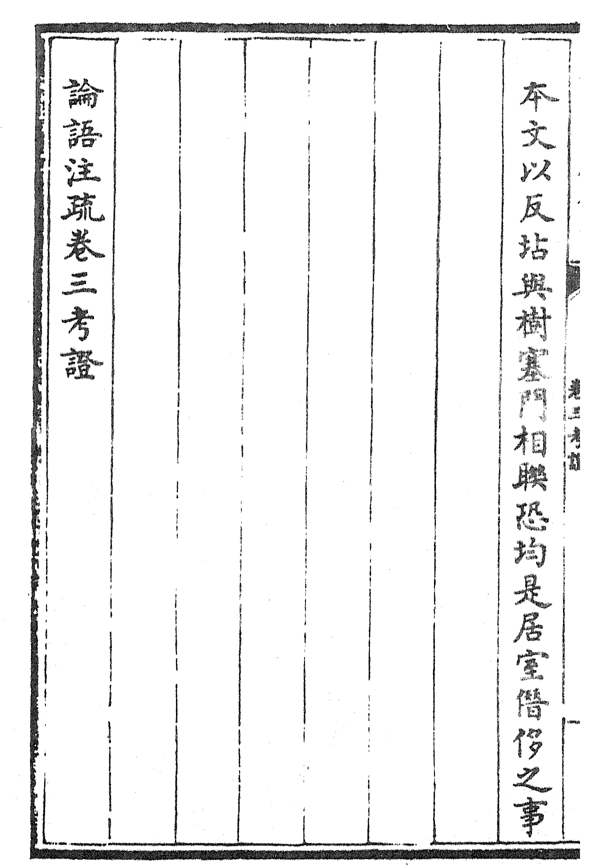
郊特牲云臺門而旅樹反坫汲冢周書云乃立五宫

咸有四阿反坫注云外向室也黄震亦云反者向外

之名坫者别設大門屏之名然則為兩君之好有反

坫者蓋欲容儀衛之衆以為此向外之室耳據郊特

牲以反坫與臺門相聯汲冢書以反坫與四阿相聯



本文以反坫與樹塞門相聯恐均是居室僭侈之事

論語注疏卷三考證